柳下集 書

柳下集卷之九

南陽 洪世泰道長 著

文

與恕菴書

足下嘗示卓絶傳及湖亭日記貪玩累日益覩其佳處實非今日粗鹵拙訥爲古文者之所可髣髴甚善甚善然其中不無一二可言者故向與足下相商略陳梗槩以效愚見則足下不斥其謬妄而反許聽納俾名立文字以遂其說此豈以愚爲眞有所知也[illegible]譬如粗解岐黃言者論人病源而一得其中則[illegible][illegible]

之良醫耳雖然從其一得者而用之則其於治病不
爲無助固不責其言之必盡合乎用也然則愚
言亦何傷乎今以卓絶三傳言之朴傳皆自虛中點
綴故多冷語卓傳以風神勝而稍有浮語李傳則頗
据事實不失其爲人而間雜冗語摠之三傳其所稱
道過情有不切之病語或曼衍有未鍊之失盖以敏
妙英發之才而驟學爲史遷之語故優於議論减於
敘事其勢然也至若首序及贊語不必字摸而句倣
之而風調激昻感慨自然近之湖亭日記寫出情景
種種有味竊嘗謂足下之於文天機自得掺觚吐辭

之際銛鋒道發眞意瀵涌往往平處出奇淡處生濃深得蘇長公家法爲文章至此可謂工矣然而所少者程不識治兵耳神逸之氣過而勁悍之力少跌宕之致勝而嚴重之體微此似未盡者而乃所以責備非敢爲妄自評斷也方今足下年少所樹立卓爾如此他日年益高學益進充而大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昔陳思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夫以足下之明博自知己審何待人言而顧不以不佞而聾瞽之導之使言故不避僭越敢論至此有可者則取之不可者則置之君子取人爲善之道也然此非獨勉足

下亦所以自勉云耳

與日本野鶴山書

僕與足下別于今三十年矣未知足下無恙乎否僕亦在世間而齒髮衰謝殊非昔年相見人可憐也每念在本願寺中日與足下唱酬其言笑之樂情志之孚實無愧於向産紵縞之義矣今其詩什藏在篋底有時披覽慨然興懷低徊者久之想足下亦當然矣嗚呼僕與足下生世異國相去萬里山海間之唯是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所往來者此心耳記癸亥秋得足下三十韻詩自馬島傳來觀其文辭贍博誠意懇

篤至有同志多修稧歸仁爭寫眞之句而下註別後諸人屢畫公像使僕作贊語云何足下愛僕之深而諸子之惓惓不忘之意亦可見矣宜卽還答用謝高義而春秋之義大夫無外交誠以越禮冒義得罪聖人之是懼而非敢忘足下也然而中心感愧不自釋焉今者兩國無事式修舊好使者東出疆域有通乃敢附書以往爲足下謝而繼以三絶句在後一覽而和之幸也製述官東郭李重叔吾友也其人仁厚長者極有文章可善視之足下於僕見愛之如此而不得見焉則見吾重叔當如見僕也足下書中所謂僕

之寫眞至今有藏弆者重叔還可付之僕今已老矣竊欲致之使家人兒女輩以識夫少壯顏面也各天一涯參商相望此書之後恐難復有書耳臨書悵惘不能爲懷千萬惟冀保嗇以慰翹想不宣

金季明東槎録序

歲辛酉日本關伯新立請我修好 朝廷許之越明年五月遣使報聘余以粗解文詞與佐幕之選自釜山乘舟渡海抵對馬島自對馬而歷諸島抵大坂城其間皆大洋數千餘里自大坂而抵江戶其間原陸亦且數千餘里大抵其地多幽遐詭異之觀余於舟

中始有日記及下陸多事卒卒遂不得續爲之暨竣
事遂歸念所經道途物色十記其五六而十年之後
僅二三焉至於二十餘年則所謂二三者亦不能記
茫然若夢中事近與金季明語及於此季明卽其時
同舟者也出示其所記東槎録一編讀之則怳然省
悟向所謂茫然若夢中事者今皆歷歷乎羅列于前
矣余乃撫卷而歎曰善乎子之記也夫日本海外之
絶國也我使之往數十年僅一有焉而其往者亦罕
有記志故其所傳說未詳或有杜撰新奇以資其頰
舌而夸於人者其亦妄矣今季明所記隨其見聞一

皆据實而書日本之立國沿革山川道里之遠近城郭樓觀之宏麗人物財用之富侈風俗制度之殊詭與夫兩國交聘之禮接待宴享之儀餼牢賚予之數文書往復之式無所不載纖悉備具居然爲一輿地志扶桑數千萬里之外可坐而按覩也噫當時同行者非止一季明而乃獨能爲此書季明其眞有心人哉余嘗以不得續紀爲恨而果爲之亦無居於季明之外者季明此録不但爲一家小乘而已世有如顔師古者出而爲王會圖則必有採焉季明以余目擊其地而言之爲可信要余一言以證于後於是書其

卷首論諸他日之爲是役者

雪蕉詩集序

詩者一小技也然而非脫略名利無所累於心者不能也蒙莊氏有言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歷觀自古以來工詩之士多出於山林草澤之下而富貴勢利者未必能焉以此觀之詩固不可小而其人亦可以知矣雪蕉崔子紹氏家傳詩學擩染旣深而其天才實奇逸絶塵初師太白晩好雪樓七子歌行長篇才格翩然有俊發騰踔之氣余少時嘗從公遊三角山之香林寺寺在岳頂峭壁千仞瀑布倒懸公披髮鶴

立其上臨風高詠聲徹雲際詠罷引筆大書于石錯落盤屈如龍蛇詩筆俱奇信絕異之觀也蓋其心泊然於世間事無一掛意而所嗜者詩耳此其詩之所以工而余之所取於公者不特詩而已凡山水琴酒之樂未嘗不與之同而當其形忘意得毫視萬物亦未嘗不與之同其趣也壬戌余有日本之役而公爲燕市之遊及其後先還國而公竟以病死嗚呼自公之逝于今二十餘年友朋相識零落殆盡平生酒壚有邈若山河之歎悲夫今年春從其子世衍覓其遺藁遂自抄選得若干首以遺之俾藏于家焉或者曰

詩能窮人崔子之窮以詩工耳詩不可爲也夫人之
窮達有命在天豈係於詩之工不工耶見今世之不
爲詩而窮者何限窮等耳寧工於詩彼生爲守錢虜
死尸未冷而名已滅者亦何足道哉或又謂楊子雲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未免有覆瓿之譏今崔子委巷
士詩雖工孰肯爲之傳也此尤不然詩三百篇大抵
多婦人孺子之作而夫子述之人苟有之不患不傳
第患其不工耳吾知斯集後必有知者收而畜之不
使橫棄於道側也明矣噫世道溷濁文場荆棘卽無
論閭巷至於大夫之間罕聞有詩今日詩道幾乎下

矣余於是益歎公詩之不可復得而併記其所感于中者以爲序

送李重叔往日本序

我 聖上三十七年辛卯五月日本請修好通使於是東郭李重叔以前戶部郎中充製述官以往盖以其能文故也夫日本國於大海之中鯨波不測木道僅通凡人之是往者憚其險遠必欲免焉今重叔以六十之年而爲萬里涉海之役人多愍其老而或有以東五山往日本時貨詩文見譏爲言者余謂重叔雖老志力尙健視滄海平地此固不足爲慮而若五

山事特一妄男子說耳世豈有讀聖賢書冠儒冠而從異國人出手索金貨者哉虛礐相襲莫能辨白使五山旣朽之骨蒙此羞辱余甚悲之顧於重叔有一說焉昔孫和甫使虜中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魏公此言使蠻夷者不可不知我人之於日本鱗介畜之卽無論事大小略不加意此甚可懼夫以日本數千里之地而豈無一人余故嘗飭同行唱酬之際不可爲誕率語以取笑於遠人彼接我也外若敬謹內則深察及使歸文之佳惡人之長短無不評論爲書傳布其國中以余不敏誠恐其不

免室今思之未嘗不汗出也今以重叔之雄才博識在我亦稱爲巨擘則於是役也何有雖然子不見夫養由基之射乎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可謂能矣然猶不敢放心豈以其氣力倦弓撥矢鉤而或有所失也耶重叔今往日本彼其人士執秩爲贄而來請和者千百數其所以應之無挾能無夸速抑以存之時以出之使在我者得其當而無所苟焉則彼得之者必爲之貴重無不欽祗起敬曰朝鮮有人哉於是乎吾知子之方可以免其笑譏而無負於朝廷揀選之意矣豈不韙歟然此特文字事耳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矣重叔尤當以此拳
拳服膺存乎己而應乎物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中孚
之豚魚吉利涉大川亶在斯乎亶在斯乎重叔將行
徵辭於余遂揭此說爲贈聊以雪五山而進重叔云

海東遺珠序

農巖金相公嘗謂余曰東詩之採輯行世者多矣而
閭巷之詩獨闕焉湮滅不傳可惜子其採之余於是
廣加搜索得諸家詩稿披沙揀金務歸精約至於人
所口誦其可者靡不收錄積十餘年而編乃成自朴
繼姜以下凡四十八人詩屢二百三十餘首名之曰

海東遺珠以遺其人之爲子孫者而印行焉遂爲之
叙曰夫人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情之感而發於言
者爲詩則無貴賤一也是故三百篇多出於里巷歌
謠之作而吾夫子取之卽兎罝汝墳之什與淸廟生
民之篇並列之風雅而初不係乎其人則此乃聖人
至公之心也吾東文獻之盛比埒中華盖自薦紳大
夫一倡于上而草茅衣褐之士鼓舞於下作爲歌詩
以自鳴雖其爲學不博取資不遠而其所得於天者
故自超絶瀏瀏乎風調近唐若夫寫景之淸圓者其
春鳥乎而抒情之悲切者其秋虫乎惟其所以爲感

而鳴之者無非天機中自然流出則此所謂眞詩也若使夫子而見者其不以人微而廢之也審矣諸人生逢聖明之治與被菁莪之化得以文詞表見於世垂輝于後則斯已奇矣然而余獨惜其人多貧賤汨没不能大肆其志業以追古之作者而其間往往有豪傑卓異之才不見知於世沉抑以死者尤可悲也噫斯篇之作實自農巖公發之而公今已下世無可質者顧余寂寥數語其何能發揮也哉姑書之以俟他日觀風者採焉

癸敏畫帖序

往在己丑夏淸使年羹堯來從行有安敏者善畫人聞其名競往求之則輒應左右揮灑無倦色余居窮僻時未卽聞及其歸後往往從人得見其畫若詩始知其非凡士也今年春客有示余一畫帖卽敏所爲也余於是審問之則敏字捷公號霽峰金陵人能文章書畫曉解天文醫藥麻衣之術其來蓋欲觀我國山川人物意故不少也噫今日中國非舊日之中國而其地則固自若也而況敏所居卽古江左衣冠之地與遼薊北土胡羯雜處之鄕不同其遺風餘俗必有存者而敏旣稱能文章則其於詩書春秋之義亦

必有所自聞者矣顧中國淪於左衽先王禮樂不可得而復見也將求之天下不失乎先王禮樂之道者唯吾東一片地耳旣其所以來觀之意乎恨不及其在館時一見其人而聞其論也未知其與我人相接果有合於其意者而若謂之秦無人焉則豈非吾東之羞也余於是帖撫玩慨歎竊有所不能已者若其書之工不工無論也觀者當自得之

送鄭季通 敏僑 序

鄭潤卿於余齒則子弟也而余以少友待之盖其人奇士顧以其生閭巷之間世無知者而其或知者亦

不肯引而援之故困窮飢寒抱書坐寒簷下伊吾竟日人皆笑其迂拙今年始取進士而衆莫能奪也乎生所得獨此耳其弟季通自幼師其兄而學之其學日進乃與其兄友見其眉目如畫辭氣閑雅余心愛之殆欲以待潤卿者待之歲在仲冬風雪黯然告其兄別獨往白川盖欲借東壁餘光爲讀書計也臨行謁余以一言之贈余乃謂季通曰天之生才固未有貴賤之殊而將欲以有用於世也在人則不然此潤卿之所以爲窮而季通又從而學其窮何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人情莫甚於惡死死而謂之可死

者言其聞道之急也死猶可爲則况畏其窮乎嗚呼

士生斯世不學君子之道則其何以爲人也才不才

在我用不用在人吾且爲在我者而已豈可以在人

者爲之窮通欣慼而廢我之所得於天者乎所謂君

子之道在於讀書昔年潤卿有牛川讀書之行余引

胡安定泰山故事以贈之季通此往其志欲有爲也

吾願季通無爲潤卿進士而爲胡安定先生也

巵從十老傳後敘

鄭潤卿以申子所撰巵從十老傳示余余見其文

敘事步驟龍門而議論甚奇發人所不能言者讀之

令人激昂慨慨髮爲之竪也其畧曰丙子冬十二月胡寇猝薄京城　仁祖入保南漢時都監砲手百餘人從死守危堞觸冒矢石晝夜立雪中不懈　上嘉而勞之曰異日得歸毋爾忘也士卒聞之皆滂泣感激欲死及還都以其勞賜爵各有差而命有司衣食以榮之六十年來百餘人皆死亡而見存者十人而已十人者年皆八十餘老不能言而獨嚴起生精神不爽能口說當時事曰城上之　教今不可復聞也泣數行下此輩悉皆忠義之士云噫當其被圍之日虜勢甚盛百道攻城城幾陷者數矣而卒得以保守

者此輩之力也然則其有功於國家甚大夫爲人臣受國厚恩而不肯盡力於君父之難者多矣若此輩平日無爵位可以榮其身無祿食可以飽其家而乃能臨危出力以徇夫親上死長之義此豈非所謂忠義之士乎余嘗見南漢日記初 上之去都也諸臣有在家而不從者有中路托而逃者有在外而不卽奔問者至於圍中將士有不固之心而此輩處于其間屹然不動隱然爲 上之爪牙干城此其爲尤難者矣昔唐甄濟抗賊不屈肅宗命於三司令受賊僞官者列拜以愧其心惜乎 鑾輿出城之後不令諸

不忠之臣列拜十人如甄濟故事嗟夫十人者名雖
卒伍而其忠義之出乎性者反有勝於讀書之人豈
不偉歟然而世之見十人者以老兵退卒畜之而不
知其奇或有知之而亦不甚奇也近歲有司以財用
不足去其賜衣何其愛十衣之甚而待忠義之薄耶
余甚惜之嗚呼自有城下之盟垂今七十年朝野恬
不知耻漸至於忘幸賴此十人者存得以聞丙子之
事而十人者死特朝夕耳有能及其未死而畫十人
枕戈沬血捍衛狀以獻于　上則其所以激厲復讐
之志者不但爲一越膽而已顧今世無能畫者余於

是重爲之歎息十人者姓名曰曹重立曰李億男曰朴仲難曰安應賢曰閔武善曰金士龍曰尹永曰洪大善曰金培命其一郎嚴起生能口說當時事者

西湖泛舟圖序

此余與李重叔李仁叟李景叔西湖泛舟圖也當是時得吾輩數人坐此舟上亦一奇事中流泝洄左右遊覽酒酣余與重叔聯句或唱和仁叟從旁而書之淋漓跌宕樂以終日將歸余命僕夫立馬沙渚間更擧一盞而飮顧謂重叔曰今日之遊樂乎吾當更出以續之可與此湖山爲證相向一笑而別後竟參差

未果就粤數年重叔病不起又未幾余官嶺表三年後歸追思舊遊茫然如隔世事今景叔作此圖來示要余一言以叙之余始見惝怳久乃稍稍省記吾未知當時舟上之人是耶今日畫中之人非耶未滿十年人事已變則指畫中之人爲夢中之人亦可也嗚呼重叔今已作千古仁叟又出于外余老病甚雖更欲爲此遊以追前約得乎古人云風流得意之處事過輒生悲凉余於此不覺感歎而題之

天城定遠舘記

吾弟公遠爲天城萬戶數月輒走人京師謁余而言

曰天城之設厥惟久矣而客館顧無扁額敢請名而揭之余則應之而未得其可以名者因循至今瓜已熟矣記余昔年嘗見簡易集中有天城定遠樓記盖嘉靖丙午間金海府使權璡爲萬戶崔守仁記之歷幾十年萬戶朴慶新重修此樓而簡易崔公爲之記自嘉靖抵今幾二百年而兩公所記皆失不傳未知其所謂樓非今之客館而別有所建者歟抑豈兵燹之後樓變爲館而歲月悠漫土卒頑不能記而然歟然樓與館不必分之今以定遠仍舊可也定遠之義實取諸班超公遠卽慕超者少而投筆善騎射屈跡

行間積勞七年而後僅得一乘障其亦晩矣天城在
海島中南指對馬西與巨濟掎角扼東南海口要衝
之地突然爲諸鎭首嶺南候烽之舉實始於此日使
卒數人升高候望見有蠻船自南來雖大風浪輒走
小舸逆之得其狀即申于統帥而若稍不時則驛聞
罷以故居常鮮不生事先是島中人卒捕魚爲生而
十餘年來魚不産歲且荐飢島中大困土崩之勢岌
岌如也公遠受任適當此際小心廉潔莅事甚謹撫
衆以仁於是一鎭得以安集無事繡衣以其治能上
聞公遂自此若將有爲於世矣然超生用武之世故

能展布其才立功萬里之外今公遠生乎平世雖有班生之志而無其地矣顧何能入虎穴探虎子以取封侯也哉是可慨也歲甲午八月日某記

白頭山記

白頭山北方諸山之祖也淸祖自此起去我北邊三百餘里彼曰長白山我曰白頭山兩國以山上二江爲界然地極荒絶蓋莫得而詳焉壬辰春三月淸主遣烏喇總官穆克登與侍衛布蘇倫主事鄂世徃觀白頭山晝定邊界朝議多疑慮四郡不復爲我有而或又以六鎭爲慮判中樞李公某獨建議曰此當分

白頭山頂池一半爲界遣接伴使朴公權本道巡察使李公善溥迓于境同往審下金慶門以善譯從既登山定界而還爲余道其事如左四月辛巳慶門乘傳出塞千餘里與克登遇於三水之蓮囦從胡可數十百人驢馬二百餘匹牛二十餘頭接伴使使人勞之且遺米肉却不受曰皇帝慮弊朝鮮所賜克登資粮甚厚吾可自食往還不煩爾爲也先是克登在燕京語我使曰得一知山南路者待我及是克登問之慶門對曰是在惠山公之此行必欲審定疆界然白頭山頂有大池東流爲土門西流爲鴨綠此即北南

界也而自惠山沿流至源其間山水險阻從古不通
間有獵夫攀木猱升而亦未有至山頂者公何得窮
之哉克登曰吾奉皇命而來安所憚險爾言爾國界
在此此豈奏聞皇上而定之歟抑有史冊之可據者
歟曰小邦自古以此爲界婦孺盡知之此豈可上請
而亦何用文字爲證也昨年皇上在暢春苑招我使
問西北之界實以此對公必與聞之矣盖二江發源
此池爲天下大水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公今一見決
矣五月癸未到舊茄鎭傳　御帖乙酉朝發登長嶺
北望白山在天際橫亘莽眇崿然如犨臥草邊克登

以千里鏡覘之曰約距三百餘里云丙戌渡虛川江
抵惠山鎭丁亥朴李二公入見克登使人稱　上意
遺五百金則又不受而意大悅及享曰皇帝曲軫爾
國故此來只欲定界毋令邊氓犯奸生事而已矣土
民愛順嘗潛入彼界採人蔘慣知山南路至是克登
召問曰此山路汝當熟諳吾今赦汝罪汝無諱愛順
辭不知克登笑謂人曰令渠作導則自有路耳戊子
克登與筆帖式蘇二昌大通官二哥家丁二十人馳
牛馬四五十匹夫四十三人及我接伴使軍官李義
復巡察使軍官趙台相居山察訪許樑羅暖萬戶朴

通常譯官金應瀗金慶門導者三人斧手十人馬四十一匹夫四十七人同上山而使布蘇倫鄂世卒其餘人徑由虛項嶺西歸己丑朝飯人皆氊笠衣窄袖穿兀剌鞋縢脛至膝相顧而笑自掛弓亭下沿流上五時川川出自鏡城之長白山西至此與江水合川外皆荒磧無人居北渡循岸而行石壁削鐵不可緣取栢德新創路行凡山坡迤高上平者北俗謂之德此卽白山之麓山多栢樹而路峻急既登脊稍夷然地勢隨步漸高穿入深樾大木根蟠結屈曲地新雨沮洳難行行七十里抵劍川宿庚寅渡劍川二十五

里到昆長偶始發行時朴李二公請與上山克登曰
吾觀朝鮮宰相動必輿轎且年老遇險能徒步乎中
途顚仆必悮大事不許至是二公與克登下馬爲別
且召我六人飲酒勞之行十五里有大山當前乃西
渡江水淺而悍急如奔馬辛卯令愛順率十斧在前
斬木緣岸行五六里路斷復從山坡名曰樺皮德視
栢德尤峻絕其巔夷曠見有行灶往來之跡二哥手
指草莽語愛順曰爾謂不知路宿于此者誰歟愛順
默然無以應行八十餘里遇一小澤止人馬飲克登
饋我全牛一有半其半飲其人日且入天陰而雷俄

而雨驟下彼人皆被幕雨不漏我六人但一麻布帳
掌大油紙傘而已相與蟻聚其中以避從卒皆雨坐
露寒夜未半雨止得不死壬辰東渡江由我岸數里
又由彼岸三十餘里之間九渡往復所經無數步平
地水皆瀑急盖自栢德以上一百四十餘里巨木彌
山參天蔽日其大幾五六抱密如織人從罅處旁穿
側出及到此始乃見天而非亭午則日光亦不得見
往往有僵木橫塗杈牙不可行必迂而避之以是百
里之行而二百里焉厥木多杉檜栢樺椴間之松則
僅一見焉紅白芍藥方爛開有木短甚葉初生俗名

豆乙粥云自過五時川不見飛禽有黃雀啅栢腦以
生其鳴短急北人謂之栢鳥入山深栢鳥亦不聞獸
無虎豹唯熊豕鹿獐時或見人輒驚突迸竄若貂獾
鼬鼯鼪鼲之類蓋無不有焉稍前登長坂巑嵯斗絶
愛順曰此韓德立支當也支當者北俗砯崖之稱每
夏羣鹿入其中以避蝱蠁德立獨守其口得鹿甚多
故名云上坂行八九里克登歇馬層崖上衆皆凝立
慶門亦下馬坐俯觀絶壁幾千仞大壑中坼瀑水從
壁上倒瀉蕩激崖谷衆石峰竦峙左右飛湍百道淫
其間直下箭疾或漩渦詰曲與石擊鬪噌吰駍礚如

百而雷鼓眞天下奇觀也又行十數里樹漸疎山漸
露自此山皆純骨色蒼白盖積氣凝結成一大塊水
泡石耳東望一峰嶭兀干霄顧問愛順曰山近矣今
日可到絶頂愛順曰未也此小白山也迤過此山西
十餘里卽山之趾自趾至頂尚有二三十里稍東有
一嶺小白之支也陟其上眷望見白山雄厚博大千
里一蒼而獨其頂如覆白甕于高俎上厥名白頭以
此嶺底無撮土寸草往往有松杉爲剛風所軋皆矮
而卷局下嶺而北渡一潺湲得平地數里有樹亦皆
擁腫高不過數尺俗呼朴達云過此則山皆童矣蔣

夕照半山有片雲出自山頂下垂于地俄卷而騰上
彌漫於天愛順曰是將大風而雨有懼色克登問曰
何懼也曰今升高至此雨則人必凍死風則泡石隨
風四下一瞥之頃塞斷崖谷没人於不測之底其可
出乎到此者必齋誠薦禱乃無事耳克登曰吾乃天
子命吏寧向爾採獵者乎慶門曰公言固是然自古
禱祀尚矣且人未言則已既言之行若有物敵之者
此古人之言也克登卽顧慶門索燭意欲自禱也及
夕雲霽月出見天在人頭上而星斗皆光大氣寒如
冬忽見鬼彪突犇離立若搏人皆曰中所見老木也

令人不覺㦝然癸巳晨飯彼三官我六官各從健步
三人及彼所帶畫工劉允吉并愛順行可五六里山
忽中陷成塹橫如帶深無底廣菫二尺而馬股栗不
敢跑過下騎使牽者超岸北引韁度之克登郎先飛
[illegible]人皆從之唯慶門及蘇爾昌李義復不能焉克登
使長身者仰其臂接手乃度上四五里又有塹比下
塹稍寬尺許道益峻峭不可以騎乃留馬傍木架其
上以度稍西下數百步越鴨綠上流少坐北岸與克
登論疆事於是展氣緩步初若快意又前三四里道
峻險益急脚力盡汗下如雨又前三四里喝焦氣竭

僵不能動克登趫捷如猿猱人莫能及許橾次之朴道常趙台相通官二哥又次之蘇李及慶門最下喘如牛遇雪輒掬呴之不能定見輕便勇往者欲奮力追及兩脚如縶取驛夫布帶繫之腰令兩從者左右挽之猶不及仰視諸人皆在雲氣縹緲中意謂去山頂不遠比至尚未半矣少歇又行心益怮五步一仆十步一休或夾扶或蒲伏極力從之愈後人及到山頂日巳午矣是山首起西北直下大荒至此陡立其高極天不知其幾千萬仞頂有池如人顖穴周可二三十里色黝黑不測時正孟夏氷雪委積望之漠漠

一銀海也山形在遠望若覆白甕及登顚四圍微凸中窪如仰甕口向上耳外白內赤四壁削立若糊丹壇又如周緗錦屏圻其北數尺水溢出爲瀑卽黒龍江源也東有石獅子厥色黃引領西望大如屋尾鬣欲動中國人謂望天吼云是日晝晴下視四方直數千里泱漭平在眼底而環雲點綴若屯絮西北衆山累累然頭角半出雲與相呑吐不知爲何地山也然如鏡城之長白東西大山隱約猶可指認南多會閼氏小白諸峰兒孫列耳其外則目力窮不可辨克登曰吾管一統志奉旨探歷足跡殆遍天下此山之巉

絕奇拔雖不及中土諸名山其磅礴雄大之勢則過之卽指池水曰此中有何物歟慶門曰老蚌耳克登曰何以知之曰吾聞明月之珠産於深淵其必在此乎愛順曰見天和景淸之夜池吐異氣其光屬天若海月之升又曰每歲六月池氷始解七月氷復結其間不過一月而池光之上射者必在於氷泮時也愛順戒人笑語忽有聲出氷底其響如雷愛順失色克登蹝向池默念數句語呪之卽引下向東行有一熊從山嵎躍出克登大喝攘臂而逆逐之熊卽驚走驀岡而逸慶門謂克登曰公皇帝近臣何自輕若是克

登笑曰此吾所以自重也猛獸出不意我若畏縮則彼侮易我豈肯捨遂從岡脊冉冉而下約三四里而始得鴨綠之源有泉泡泡從山穴中出其流汩淢漂疾不數十百步峽坼爲大壑中注之掬而飲之爽然又行東轉踰一短岡得一泉西流三四十步而別出二派其一派流與西泉合一則東下而其流甚細又東而踰一岡則有泉東流可百餘步而中泉之歧而東者來合焉克登坐中泉汊水間顧謂慶門等曰此可名分水嶺立碑以定界乎慶門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當與此山而終古矣其水勢分作人字當中有

小巖石狀如伏虎克登曰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
龜趺也下山昏黑宿幕次甲午克登謂土門源流間
斷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輕議竪碑乃令其二人
同愛順徃審水道金應瀗趙台相隨後行六十餘里
日暮二人者還白水果東流矣克登乃使人伐石廣
可二尺長三尺餘又於分水嶺取龜趺碑既具列書
其額大清字稍大其下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
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勒
石爲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貼式蘇爾昌
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復趙台相差使官許樑朴

道常通官金應德金慶門遂鑱而立之旣竣事下山歸到茂山克登謂二公曰土門源斷處可築墩接其下流以表之是行往返凡三閱月計其道路盖數千餘里云

余讀古傳記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河源出焉漢張騫窮其源太史公爲傳而稱之白頭山卽東北之崑崙也而世未有登見之者今金生乃能躡其絶頂探二江之源定疆界以歸壯矣哉然獨不遇武帝時得與如騫者登是山乃從一虜使職方之役是可慨已且恨余無子長筆以發揮之也

愛日堂記

吾嘗仰觀日乎日出於東海入於西海其間不知其幾千萬里可謂濶遠矣然日復一日有去無歸遂至於一日而百年百年而人事畢矣此志士之所以愛日也而況人之生也未可以百年爲期則豈非其尤可愛者乎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陶侃曰大禹當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今有人於此夙興夜寐以事其父母退而讀書常有惟日不足之心則其視日也未嘗不反復顧戀唯恐其去之速而莫之挽焉此所謂誠愛日者也不然而荒

嬉怠惰放其四體頹其心志不可以事父母不可以
讀書則其視日也無少顧惜任其抛擲若還他人之
物而不以爲念是不但不愛而反棄之矣以此觀之
愛日者愛其身者也棄日者棄其身者也可不懼哉
鄭孝源以愛日名其堂其志可見矣孝源年未弱冠
事父母孝讀書甚勤坐卧食息之頃常以愛日爲心
而不暫忘焉然則自今以往三萬六千日無非孝源
之日矣孝源之於愛日其至矣乎雖然夫人之情有
感則動一念之間而善惡分焉是故孟子曰雞鳴而
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者跖

之徒也夫舜愛日者也跖亦不可謂不愛日者也然一爲舜而一爲跖者惟善與惡耳人苟欲爲善而去其惡焉則莫若學舜其於愛日始可謂得其正者也孝源旣以孝爲字宜其以是名其堂故余爲之記

拄笏亭記

己亥夏六月余受　朝命來監蔚山之牧見其客館之南有一小亭曰觀德李君碩輔曾莅此官時所刱爲射帿之所者也館在東大山之東而背負焉斯亭也西向得山之全面下有小池西南岸上列植三松蔭映池色可愛顧亭之得此號盖志其所好耳不專

以地之勝也昔王子猷爲桓溫馬曹溫甞問子猷馬
子猷拄笏向西山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其高致可
尚今余旣不得於世白首來官于此其亦倦矣若其
不記馬殆有甚於子猷則此馬官云乎哉於是改名
爲拄笏亭鑿池之北而稍廣之中植蓮數十本環岸
被以翠莎種竹菊其上余於視事之暇輒來亭上而
其來必以朝者以亭之宜於朝而不宜於夕也每見
山受初陽峰嶺森秀樹木淨綠有風肅然來襲人余
卽披襟而當之悠然淸嘯亦一快也客有來問者輒
對曰此馬曹官況也客去遂爲之記

庾述夫傳

庾述夫名纘洪高麗太師黔弼之後也述夫爲人碩美肌膚瓠白九歲値丙子胡亂隨家人避兵江都被蒙胡搶去爲奴在胡地數歲主胡家女見述夫美心悅之日與狎戲而欲强淫焉述夫念一近之終身不得還倖不知男子事以拒之後其家竟贖以歸隣有塾師聚徒數十人述夫往從之學而聰頴善記誦諸生分曹耦每旬課業計畫以賞罰能不能前一日師謂諸生曰明早有能誦離騷經者許百畫且與之賞述夫還家覓楚辭挾以詣鄭學士斗卿門語閽者曰

而入謁而公曰有庾纘洪者願從學士學楚辭鄭公素高簡不時見及見教楚辭又甚畧述夫即歸讀數囘及曉諸生大集述夫乃袖出楚辭詣師前跪曰請以此講卽背誦不錯一字師大驚述夫自恃其才遂不復力學問從奕者遊盡其技每朝講師輙以木札叩其右指曰使汝不讀書者此也然其嗜奕益甚出與諸善奕者角無敢敵者一時推爲國手先是宗室德源君以神奕稱時有尹弘任者亦工於奕然於德源君讓一着及德源君旣老弘任乃勝之述夫以少年晩輩一朝出弘任上弘任恨之嘗與述夫約就僻

處賭决勝負連十餘日述夫輒皆大勝弘任乃服去終身不復爭論者以爲德源君老弘任僅乃勝而述夫壓倒弘任方彊時是述夫德源君之敵云述夫年少時氣豪甚嗜酒善詩挾技秇遍遊公卿大夫間諸公聞其風爭招延上坐請觀奕無虛日而下及閭巷豪富家亦皆盛酒食邀致之述夫一下子左右觀者如堵墻至疊足立終日不能去述夫性亢傲醉或罵坐衆皆掩耳避而或且怒反訾辱焉及醒與之語卽所言悉厭人意聞者無不悅不忍以酒過遽棄之然述夫竟以此崎嶇屢困不得志於世晩年益嗜酒自

放不顧家人生業與所善友數輩相逐爲詩酒會婆
娑里巷間日夜樂飲無酒則往往從人家索酒酒酣
以往即據地歌呼烏烏然竟夜不已嘗醉入隣姬家
其家訴之編配南漢府尹素聞述夫才見卽命坐而
飮之酒述夫醉或平睨府尹而爾汝之見者縮頸府
尹獨不以爲罪盖知述夫非庸人也後有宰相白寬
于上釋之旣還爲司譯院判官隨冬至使赴燕歷
覽古長城渤碣之勝遇感發處輒引滿痛飮與使臣
唱和視儕僚蔑如也同行多嫉之及歸家居鬱鬱二
十餘年卒年七十嘗自號春谷子所著詩率散佚不

收只有數百餘首藏于家余生後述夫二十五歲述
夫不以凡夫視我每於廣坐酒樂雖平生所親識無
不語困之者獨不及於余余故得其人甚詳盖古所
謂跅弛不羈之士也抱才藝無所發施其磊磈壹欝
不平之氣一皆托於棊酒飮輒落魄以終其身或者
謂之妄人然其才實奇智慮明悟即用之當世何遽
不若人而貧賤阨窮竟不振以死悲夫余獨惜其一
生所嗜不過爲一王積薪向使述夫移其所業奕者
於大且遠者其可觀豈止於此而已也述夫與林子
昭友善子昭忠厚長者以義聞於世死葬漢陽西真

觀山及述夫死又葬眞觀同工麓云子昭名俊元沃溝人也與余亦善有墓誌

金將軍傳

金將軍名應河字景羲新羅王之後高麗時有名將曰方慶卽其遠祖也世居雞林後徙江原道鐵原應河年十餘父母俱歿兵荒中無以營壙行號道路有異僧見而憐之爲指其葬處旣葬獨與小弱弟居力田自給旣長勇力絶人嘗手格殺猛虎由是人謂之將軍而不敢名觀察使朴承宗巡到鐵原大閱材勇應河騎射冠軍承宗大奇之未幾中武擧戍北邊還

無所知名承宗判本兵始除宣傳官有不悅者汰之
應河即日歸鄉里杜門無事時與邑中子擊雉兔山
谷間以自樂及承宗出按湖南辟應河軍官時　宣
廟新棄位光海諒陰承宗戒麾下酒色莫有從者而
獨應河律己謹嚴晝習射夜讀孫吳承宗益重之都
體察使李恒福聞應河將帥才奏薦爲慶源府判官
已而爲三水郡守北虞候在北邊者數歲當是時建
虜張甚侵犯上國　天子憂之命楊鎬經略遼廣戊
午秋大舉討虜徵我兵我以姜弘立爲都元帥金景
瑞副之應河以宣川郡守充助防將領左營兵屬景

瑞應河虔見制不克展其志請獨當一面奇兵出咸
吉道直擣賊窟以分其勢不許臨發與家人訣處置
後事弟應海欲隨往應河謂兄弟俱死無益也止之
解印授郡吏曰我往必死敵又以書托朴承宗男女
婚嫁己未春二月率兵渡江而西與天朝都督劉綎
游擊喬一琦會入虜地三百餘里轉戰破十餘堡抵
富車嶺下　天兵前我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營
殿而進會綎餉援絕虜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綎
力戰死一琦敗犇我中營　天兵旣敗虜去左營一
里薄我衆可五六萬騎而應河所領兵不滿三千應

河令砲卒悉前行使人告弘立曰賊衆多孤軍恐不可當弘立令右營將李一元助之應河謂一元曰我步彼騎陳易地不便急移兵據岸不者敗矣一元不從俄而虜騎數千突兩陣間陣截爲二一元懼先遁右軍遂潰賊盡蹂躪己縱銳騎直犯左營我軍砲火齊發賊却復進者三時喬一琦在中營從壁上觀歎曰平地上步戰鐵騎如此天下勁兵也勸弘立救之擁兵不動一琦見弘立有反意叱曰反竪吾不爲汝縛與賊大呼一躍投絶崖而死戰旣久大風忽起塵沙四塞砲火不得發賊乃衝突橫擊一軍皆沒獨應

河下馬倚大樹立彎弓射賊應弦而倒死者不可勝
計矢盡卽拔所佩劒又擊殺虜甚多劒折不復擊應
河身被重甲矢集遍體簇簇然蝟毛然莫敢近有一
賊背槊之仆地劒尚在手賊恐其生又莫敢前時有
卒史一人奉矢服在側又一人執幟前立應河死二
人亦同死弘立等不戰而舉軍降先時弘立出師光
海授密旨及入虜中弘立潛遣通事河世國先之至
是虜來呼通事急應河佯不聞戰益力方其拔劒擊
賊也大呼弘立景瑞曰犬彘輩反投賊乎應河旣死
虜衆相賀且相謂曰柳下將最雄勇朝鮮更有此數

人不可敵遂謂之柳下將軍後虜酋使人塹諸屍曰
汝屍皆敗獨應河而如生勃勃有怒氣右手握劒不
釋云事聞贈領議政建廟碑龍灣　神宗皇帝下詔
褒體遼東伯賜妻子白金　仁祖五年議者以灣上
廟碑有不便去之應河爲人身長八尺餘氣岸軒然
言語寡嘿動止安閑飲酒至數斗不亂初應河赴慶
源人有言貴家女美可娶往將軍豈有意乎應河謝
曰吾家貧彼貴家女今畜之耦室則不可賤則憾矣
且大丈夫生世豈可緣妻以徼利哉嘗會葬凝原君
高陽　上遣中貴人視喪或勸應河見中貴人曰將

軍好身手中貴人見之必聞於　上應河不肯識者多之平居奮厲以古名將自期每有殉國家之志及其死也忠義壯烈風動天下至今聞深河之戰者莫不瞋目髮衝冠西向涕下也應河弟應海嘗辭連逆獄

孝廟曰豈有應河弟而反者立釋之拜爲北兵使後孫多以武顯遇之塗者輒指之曰此金將軍孫也弘立既降爲賊用後歸人有畫應河倚柳射賊弘立等面縛降虜狀以示弘立弘立見之恚愧而死

外史氏曰應河忠義烈丈夫哉惜乎用之不早而用又屈人下向使二萬精銳屬應河以討賊者虜可破

也然應河一死使天下知我東有忠義死節之臣猛氣餘烈足以折虜心而其奉矢執幟者亦烈士也應河死後二十七年 大明遂亡於是人益思而悲之

金英哲傳

金英哲平安道永柔縣中宗里人也其家世武科英哲自幼好馳馬善射爲本縣武學戊午 皇朝大發兵討建州虜徵兵于我我以姜弘立爲都元帥金景瑞爲副領二萬兵赴之英哲與其從祖永和隷左營將金應河爲前鋒時英哲年十九未娶父汝灌及英哲昝獨身無兄弟臨行祖永可泣而送之曰汝不歸

則吾世絕矣英哲曰必歸也八月我軍會昌城天兵
會遼東經略楊鎬以虜地早寒南方人馬不能冬奏
請待春乃擧己未春二月弘立率兵渡江與天兵會
于景馬田進踰牛毛嶺擊破十餘堡乘勝而進天兵
前我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營殿虜悉精銳數萬
遣其子貴永可擊敗天兵遂薄我左營戰應河急呼
弘立救弘立不應景瑞獨進戰還謂弘立曰虜衆疲
劇抱鞍睡往往墮馬我以大兵夾攻破虜必矣弘立
出囊中密旨以示景瑞景瑞氣沮不敢言應河戰死
弘立景瑞降弘立之出師也選降倭三百以從至此

獻虜虜主大喜期明日點閱倭因相與謀殺虜主擁
弘立東歸是夜謀泄盡被殺死我軍見之無不憤慨
虜恐變作欲幷殺而難之會我二將官我斬虜首藏
之食器及降見發虜主大怒命悉聚我軍別其美容
服者四百餘人曰此朝鮮兩班將官也不爲我用盡
屠之永和亦死英哲嘗斬虜將阿羅那執英哲前言
虜主曰吾弟死於戰此人貌類吾弟請免而役之虜
主許之又以華人降者五人賜之阿羅那挈英哲歸
家其家人見英哲大驚以爲死者復生有田有年者
皇朝登州人也有智略同降者皆敬服稱之曰田百

摠英哲與有年夙夜厮役每語道其祖臨別之語則必涕泣居半年夜亡走得則刖左跟後又亡刖右跟虜法降逃者刖三而戮之阿羅那意英哲竟亡以其弟妻妻之辛酉虜攻陷遼瀋移都瀋陽阿羅那舉家從徙而留英哲建州屬以田事是歲生子名之曰得北又生子曰得建乙丑五月阿羅那與英哲戰馬三同有年等二人往牧建州江邊曰善牧馬秋高馬肥我往寧遠戰汝亦從又陰囑英哲曰若今爲吾一家耳誠信不疑彼二蠻子將必亡汝可用心防守是時瀋胡之來牧馬者亦多英哲與有年等二人及他華人

降者七人同牧勤苦自夏及秋歸見其妻妻具酒肉與英哲飲及暮出門而送之執手泣曰戰日不遠將與君別矣又以酒肉與英哲往與衆共之衆見英哲將酒肉至大喜相與列坐而飲歌呼爲樂是夜八月十五日天無雲月色滿地有年仰月而歎顧語衆曰此月應照我父母妻子而我父母妻子對此月亦必念我衆相向慟哭有年曰英哲爾有父母在朝鮮然此旣有妻子思歸之念必與吾徒殊英哲曰獸猶首丘豈以異國妻子而忘其父母乎生還故國一見父母則死不恨顧前再辱今若亡而見覺必死奈何有

年曰遼路旣阻聞爾國之使航海由登州達于皇都今我與爾下抵登州則我歸爾亦歸豈有意乎英哲曰計將奈何有年曰吾從征久習知虜中山川形勢此馬千里馬行不過四五日必至矣衆皆曰善有年恐英哲有顧戀意謂英哲曰吾有二妹美歸日長者行則必以小室汝於是有年與英哲齒指出血和酒共飮拜月爲誓十人人齎五日粮一時上馬時夜將半牧馬者皆睡四顧無人直過江灘向北疾馳又值深灘衆馬亂流而渡爲守者所覺大呼追逐陷大澤中六騎得出去四騎沒人俱死獨一馬出追及六騎

遂疾馳百餘里則月落矣登高望遠野多虜帳輒避匿大麓中下馬嚼米飲水終日泣視天月上卽復騎疾馳百餘里行沙漠無人地歷古戰場得一破爐止炊飽食又行馳去達曙有年顧見山川喜曰此已背遼瀋矣當陷澤中六人所齎糧遺失者半及是糧盡乃殺無主馬食之分其肉各懸馬首行經二晝夜抵寧遠候卒見六人胡騎服以爲虜寇數十騎合圍而進欲殺之會六人中其兄有爲候卒將者見其兄大呼兄驚止之於是六人得不死事聞　詔賜英哲衣食及百金令買宅娶妻英哲與有年歸登州寓有年

家曰久意鬱鬱不樂時有年小妹未婚有年乃大供具請諸親戚故舊歡飲及夜酒酣有年與英哲共說虜中事相視泣下四座皆泣有年手執巵仰視月而語其父母曰兒没虜中非英哲無以生還嘗許吾妹指月爲誓今此月猶在可奈何乃以女妻之女謂英哲曰人皆謂舅姑我獨未乃請畫工畫其像而拜之隣有宴飲必請英哲作朝鮮歌舞坐客無不稱歎各賜疋帛而去以此英哲家稍裕生二子得達得吉庚午冬十月我進賀使船泊登州梢工李連生英哲同縣人也英哲徃見連生在舟上呼之連生初不識也

熟視知其爲英哲大驚英哲聞其言父戰死安州祖
投依永和子爾龍母歸蘇湖外家寄食痛哭謂連生
曰吾自虜中亡逃萬死一生隱忍至此者冀得東歸
也今天幸見故人願故人還我遂與之約英哲歸家
妻見其有淚容心異之及明年春使還到登州待明
發船是夜妻張燈燭與英哲坐語察動靜英哲自念
此機一失則故國無還日矣顧見妻子在傍亦不忍
捨去心搖搖靡定索酒飲數杯且勸妻飲乘其醉睡
卽潛出走入連生船連生拆船障板匿英哲板底而
釘之平明妻率十餘人來窮索舟中不得舟中人亦

不知英哲之所在也翌朝英哲從板底大呼舟中人
乃驚出之與之食飮易其衣服越三日回泊于平壤
石多山遂歸其故居則他人入矣乃往爾龍家永可
出門扶杖而立不意見英哲瞪噤不能言良久曰英
哲耶於是祖孫相持哭爾龍家聞永和死亦哭隣里
觀者無不流涕永可携英哲往蘇湖母居先入呼曰
英哲來祖孫母又相持痛哭英哲旣歸喜幸然兵火
之後閭井蕭然骨肉漂散家業蕩盡無以自資行哭
於途同縣有李羣秀者家頗饒財謂英哲孝子歸其
女焉丙子秋連生又隨使船往登州英哲妻携二子

與有年來問英哲連生辭不知及明年使還英哲妻又來問曰朝鮮聞已降虜此船路從此絕矣願子一言以釋我心連生乃具言之有年歎曰英哲大丈夫哉必遂其志丙子冬虜東搶及是撤還留孔有德等帥舟師將攻椵島屯永柔縣令使英哲詣虜營致辭有一虜將見英哲執之曰此吾叔家奴也竊馬亡去吾叔常憤甚我今以此奴去縣令憫之以其乘使還阿羅那又與其人他物英哲乃得免後縣令竟取其馬直庚申虜將犯盖州請兵於我上將林慶業聞英哲解蕃漢語通知兩國事情召與語大悅四月領水

軍五千泛海到盖州界三國戰艦相望慶業陰使英
哲夜與汲水二卒乘小船往遺天將書曰虜侵我强
弱不敵至有此舉然　天朝其敢忘乎明日之戰我
軍銃去丸天兵亦去矢鏃合戰良久我故受圍而降
合力破虜使片甲不還天將得書大喜賜英哲銀三
十兩靑布二十匹作報書與英哲歸火光中有一人
出執英哲手曰故人何來此英哲視之乃田有年也
倉黃驚喜立問妻子以二十布付有年曰以此歸遺
我妻子也及還泊天明矣英哲以書與慶業未及開
忽見二虜走馬來慶業即秘其書二虜上船扼慶業

熟視知其爲英哲大驚英哲聞其言父戰死安州祖投依永和子爾龍母歸蘇湖外家寄食痛哭謂連生曰吾自虜中亡逃萬死一生隱忍至此者冀得東歸也今天幸見故人願故人還我遂與之約英哲歸家妻見其有淚容心異之及明年春使還到登州待明發船是夜妻張燈燭與英哲坐語察動靜英哲自念此機一失則故國無還日矣顧見妻子在傍亦不忍捨去心搖搖靡定索酒飲數杯且勸妻飲乘其醉睡即潛出走入連生船連生拆船障板匿英哲板底而釘之平明妻率十餘人來窮索舟中不得舟中人亦

不知英哲之所在也翌朝英哲從板底大呼舟中人
乃驚出之與之食飲易其衣服越三日回泊于平壤
石多山遂歸其故居則他人入矣乃往爾龍家永可
出門扶杖而立不意見英哲瞪噤不能言良久曰英
哲耶於是祖孫相持哭爾龍家聞永和死亦哭隣里
觀者無不流涕永可携英哲往蘇湖母居先入呼曰
英哲來祖孫母又相持痛哭英哲旣歸喜幸然兵火
之後閭井蕭然骨肉漂散家業蕩盡無以自資行哭
於途同縣有李犨秀者家頗饒財謂英哲孝子歸其
女焉丙子秋逋生又隨使船往登州英哲妻携二子

與有年來問英哲連生辭不知及明年使還英哲妻
又來問曰朝鮮聞已降虜此船路從此絶矣願子一
言以釋我心連生一一具言之有年歎曰英哲大丈夫
哉必遂其志丙子冬虜東搶及是撤還留孔有德等
帥舟師將攻椵島屯永柔縣令使英哲詰虜營致辭
有一虜將見英哲執之曰此吾叔家奴也竊馬亡去
吾叔常憤甚我今以此奴去縣令憫之以其乘使還
阿羅那又與其人他物英哲乃得免後縣令竟取其
馬直庚申虜將犯盖州請兵於我上將林慶業聞英
哲解蕃漢語遍知兩國事情召與語大悅四月領水

軍五千泛海到蓋州界三國戰艦相望慶業陰使英
哲夜與汲水二卒乘小船徃遺天將書曰虜侵我強
弱不敵至有此擧然　天朝其敢忘乎明日之戰我
軍銃去丸天兵亦去矢鏃合戰良久我故受圍而降
合力破虜使片甲不還天將得書大喜賜英哲銀三
十兩靑布二十匹作報書與英哲歸火光中有一人
出執英哲手曰故人何來此英哲視之乃田有年也
倉黃驚喜立問妻子以二十布付有年曰以此歸遺
我妻子也及還泊天明矣英哲以書與慶業未及開
忽見二虜走馬來慶業卽秘其書二虜上船抑慶業

帙曰見爾小船自敵中來此必通謀也賀慶業脫靴
服及船卒衣裝窮搜無所得虜見二卒在船乃詰
之曰汲水往怒使慶業斬之慶業目小校往別島行
斬小校卽反劍擊之若斬狀扑其鼻血劍返以示虜
虜乃去是日中與天兵合戰天兵進圍我軍我軍去
九天兵去鏃戰良久進退者三天兵以鐵鉤鉤我船
且薄我軍之未及知其謀者見事急實放銃九天兵
有死者乃解圍而去七月兩軍罷虜又令慶業選精
銳進住金州經冬乃歸辛巳又遣柳琳領兵赴金州
英哲從虜遣阿羅那來陣中議事見英哲責之曰我

有三大恩於汝汝當斬吾免汝死一也汝再亡而釋
不殺二也吾以弟妻妻汝而委建州家計三也汝則
有難赦之罪者三汝不念活命之德撫畜之恩而再
亡罪一也使汝牧馬時我誠以囑汝而汝反與蠻子
同謀背我罪二也汝亡且盜我千里馬罪三也吾不
恨亡汝而恨失我千里馬至今痛心吾必斬汝麾其
從騎縛英哲甚急英哲大呼曰竊馬亡逃罪不在我
此實蠻子爲之當時不從其計則彼九人必英哲一
反手耳幸主公察之阿羅那不聽琳乃說阿羅那曰
英哲有罪然公旣活之而今殺之則爲德不卒我重

贖英哲以全公好生之德乃以細南草二百斤贖之時得北在虜軍中阿羅那謂英哲曰汝豈欲見而子乎卽召得北至父子相見泣一軍見者莫不悲歎自此得北日具酒食菜果來餉英哲卽先以美果獻左將退與衆食方是時虜圍金州 天朝發兵十萬來援與虜戰大敗琳遣英哲往賀虜主阿羅那告英哲前事請罪之虜主卽舉手南指曰英哲本朝鮮人八年爲我民六年爲登州民今還爲朝鮮民朝鮮民亦我民也況其大男在我軍中小子在我建州父子皆爲我民則彼登州獨不爲我民乎吾得天下自此始

此人之來豈非天乎乃賜英哲帛十匹韉馬一英哲
拜謝曰願以此馬與阿羅那以報其免死之恩且贖
竊馬之罪虜主曰英哲可謂知過而不忘恩者也乃
以其馬與阿羅那又賜英哲一青騾英哲以其所乘
馬付得北歸與得建數月我遞軍至英哲歸到鳳凰
城琳謂英哲曰金州贖汝南草戶曹軍需物也汝其
還之英哲還家數月戶曹牒管餉使督英哲銀二百
兩英哲鬻青騾傾其家藏僅納其半而餘無以辦賴
親族力助以足其數聞者憐之先是英哲父死於安
州之戰母以衣招魂而留其衣及英哲東還與其母

持衣往安州登城四周號哭而招之母曰我死必以此衣同葬至是母死乃以其衣葬之英哲有子四人宜尚得尚得發起發英哲每念從軍苦甚恐其子亦然戊戌 朝廷命修慈母山城募守卒免役英哲即與四子者入居城中年已六十餘矣窮老無聊每意不平輒登城北望建州西望登州黯然悽思淚下霑襟嘗謂人曰妻子無負於我而我實負之使兩地妻子没身悲恨今吾之困窮至此豈非殃歟然身陷異國終歸父母之邦亦何恨焉英哲守城二十餘年年八十四而死

外史氏曰英哲從征陷虜逃入中國有妻子皆棄去不顧卒能返故國何其志之烈也其事亦可謂奇矣及椵島之役出入死地勤勞至甚其功可紀曾無尺寸之賞而縣令索馬價戶曹又督南草銀使之老爲守城卒困窮抑欝而死此何以勸天下忠志之士也余悲其事迹湮没不顯於世故爲此傳以示後人使知東國有金英哲云

柳下集卷之九

柳下集卷之十

南陽 洪世泰道長 著

文

白沙李相國收議草後題

徃在光海時將廢 母后白沙李文忠公以獻議切諫竄北青以歿至今忠志之士莫不爲之掩涕也余於公有執鞭之願今從其後孫光佐氏得見公所爲收議草印本蓋不過二百餘字而其言之懇惻足以感動天地其志之忠烈足以貫徹日星而有亘天下萬世而不可磨滅之氣焉嗚呼今人之言公者必稱

其壬辰之功曰微公則社稷不血食矣余以爲壬辰之功誠大矣然不及此一言之重何也自古以來曾無不亡之國而未有無倫之國國而無倫曾不若亡也噫逆臣倡論 母后幽辱人倫滅絶天理晦塞驅一世而納之禽獸之域當是之時其禍之慘有甚於壬辰之亂而國不國矣賴公之一言而君臣父子之倫終得而不廢以此言之恢復 宗社之功止於一時而扶植綱常之力及於萬世故在 宣廟之世則無公可也在光海之時則不可無公吾知其無公則爾瞻之徒益無所憚而其禍尤有大於西宮之幽囚

者矣且廢母之論前後十餘年主心遲疑終不敢斷
而行之者豈不以公言之切雖逆于耳而其在心之
天理自有所感動而然也人皆知公之忠而不知其
實有如此者嗚呼觀於此文當有以得之矣

題冶隱集後

余嘗過松都登滿月臺顧瞻其城郭山川慨然有懷
當時英雄豪傑之士思與之遊而不可得輒沽酒自
酌歌鄭圃隱死復死之歌泣數行下歌竟上馬而去
今年秋偶得冶隱集讀之時余病臥不覺竦然而作
曰高麗五百年忠臣僅有一圃隱而公之節義足以

配之公當麗朝之末知其將亡棄官東歸此其先見之明也及至鼎革之後 本朝禮徵加以美爵而終不屈嗚呼其貞忠大節有可以貫日星而垂光百世者矣昔元世祖知文山之忠而竟殺之爲千古志士之悲然而彼虜主何足責哉惟我 二聖之待冶隱直與武王之釋夷齊同大哉聖人之爲也其所以奬厲忠節扶植綱常以作我國家三百年士氣亶在於此矣後之爲人君者當以 二聖爲法爲人臣者當以冶隱爲法竊嘗論之自古忠臣義士之所以爲忠義者其必有所本焉公即圃隱門下士其平日所相

講磨而爲勉者節義耳畢竟所樹立卓卓如此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且公於當時官不過一注書耳乃能盡忠不貳而彼身爲大臣背義偷生甘心於利祿之餌者亦獨何心哉

題李仁叟諸帖跋文後

余爲李仁叟跋其書帖者屢矣仍要仁叟書其語合爲一帖以藏于家盖余於仁叟書固知其善而第恨其不爲世之有勢位者所知而爲余之知余於仁叟何哉然而後必有朝暮遇者又何足悲也吾且志之俾人之見是帖者知余之知仁叟也

妙軒詩集跋

余少時從妙軒李公遊公家北山之下與三淵金公居相近時三淵倡爲古詩開洛誦樓以招諸子而公同里並峙與之頡頏不相讓焉余於兩公卽同年生而一言道合如石投水許以忘形之交故得遨遊兩間竊觀公白面漆眼善嘯咏抱膝徐引響滿一室方其興到爲詩也如潮之驟至濤波奮湧而不可遏也卽命傍人握筆口號而使之書俄傾之間長篇大作滔滔累千百言已滿紙矣何其壯也盖公自幼多讀書蓄之旣富出之甚易其所樹立故自傑然而猶不

以此自多謂詩道貴乎古雅不失本色稍變其學洗濯振作要以一反正始之音當此之時吾三人年少氣高於世間一切事物無所愛好而唯嗜詩特甚無日不相見相見則必有詩聲氣所感金石迭奏融融乎渢渢乎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也曾未幾何而公下世矣又未數年而三淵遯居窮峽不復出矣自是而詩社從遊之樂遂廢至今二十六年而余亦老矣廓然孤寄於世倀倀末路誰可語者嘗過公之故宅則已爲他有而見所謂衆妙軒者蕭然獨存雖欲一就其中㒃坐賦詩如平昔其可得乎嗚呼

余於公既惜其天不假年以究其志業而重歎夫吾道之孤者如此今斯集之行三淵既爲之序闡揚無餘余故不復具論而第以其交遊之素存沒之感書諸卷末云爾

趙伯心所有鶴林正畫識

曩時鶴林正以畫名一世既歿其畫益貴人得其敗素殘瀋輒藏弆以爲絕寶趙伯心示余以二縑盖其一江天杳濶遙巘約略有水鳥兩行東西飛去釣艇横艤於蘆碕之側而中置一筐一堆漁童一蹲前舷手把長竿稍反面內顧一在後乍俯而左執雙鯽若

將內于筐而與前跨而顧者相目欲語其一喬木數株杈牙根絡石崖而上竦千尺霜杪無葉崖傍叢竹附生者二所樹下石上安一棊局而兩老叟烏巾野服方對局相向而坐指玉子欲下不下見其筆意古雅蕭散絶無陋俗氣鶴林之風流標致盖可想矣余性愛山水而未能往邇來處城市間苦與俗人日相對今見此畫輙欣然會心此可與伯心道也遂爲識

盡淵明帖識

左執紙右濡毫意欲寫未寫豈彭澤縣中賦歸來時耶右執筆臨紙

遺力與子其言懇至令人誦之自生感意乃知世間少恩多暴宜乎其未得報也 右送奴致語

鳥飛于天魚游于海不有所拘方能自在賦就歸來爰得我身五柳先生羲皇上人 右歸田園

有琴無絃所全者天撫弄隨意至樂融然旣忘其手又忘其心矧伊絃外之音 右弄無絃琴

輿到出門小子藍輿猶足載我不疾其徐山巔水涯遠公之社去留無心誰知我者 右藍輿出遊

掇彼秋菊孤坐悵望白衣何來有酒盈盞一酌陶然作我良辰醉倒花前山月照人 右白衣送酒

老子騎牛出關圖贊

日角月淵北斗之眉目射牛背鶴髮下垂不有紫氣孰知其眞無爲者道不測者神邈矣流沙一去寥天雲歸風息有月孤懸

畫龍贊

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時以變化執神之機厥文乃見光被天下興雲吐雨以澤九野此其所以爲龍然其功苟不以時則非吾所謂龍也

古鏡銘

竹山之野人於千尾川古倭戰場偶發地得一瘞鏡

歲久沙土剝蝕僅辨其形持歸委擲於墻壁間李德用從而得之磨以出之則雪白瑩澈神光射人德用大異之來請余銘曰

土莓之蝕閟厥精廡錫之摩復乃明猶劉重雲而出白日以燭萬物惟其有本性卒歸于正曷不則乎此心如鏡

劉村隱墓誌銘

公諱希慶字應吉姓劉氏江華人年十三而孤負土以葬仍守不去隣僧哀之作土宇墓側煮粥勸之事母至孝母病久帖席夙夜其側未嘗少懈間取所藉

禘出東小門外川上手濯而曝之巖石坐其傍讀書
見者異之嘗從南東岡彦經受文公家禮尤明於喪
制博攷典禮以究極古今之變遂以善治喪名 國
喪議用質殺而無能知其制者乃召公裁之士大夫
家有喪必請以執禮壬辰倭亂 車駕西幸公卽涕
泣慷慨號聚義士助官軍討賊事聞 宣廟下教褒
賞曰希慶爾惟奮義以滅賊爲志予用嘉之時國家
多難詔使相望諸用費甚多而戶部罄竭宰相有憂
之公請召白仁豪數人問計事可集竟得其力以此
賞階通政戊午逆臣李爾瞻謀廢 母后賚諸父老

投疏違者刑而公獨不肯素與爾瞻熟至是絕之出而遇諸塗爾瞻怒責之公對曰小人有母怠於養未暇及公之門及 仁祖反正大臣以其節聞特 命陞秩始公以禮稱諸公間及是諸公高其節義益敬重之朴燁爲義州猛甚殺人如草公子見忤燁將殺之問知爲公子釋之人謂公之賢能使燁失其猛云公爲人恬靜寡欲性愛山水家在淨業院下即其溪上壘石爲臺名之曰枕流傍植桃柳數十株每春時紅綠照爛川谷公手唐詩一卷一几一罍坐臥其中嘯詠終日以自適自號村隱其爲詩閒淡近唐思庵

朴相公亟稱之公卿大夫咸造其臺上唱和歌詩競相傳玩世所謂枕流臺詩帖是也永安尉洪公日來訪 仁穆王后聞其數出嘗使人往視則見與一老叟對坐盤松之下自是聞尉往輒下禁鑰後地入禁中爲都摠府而松至今存人識之曰此劉某手植云公年既高而神骨甚强士大夫有爲金剛之遊者要以先導則輒勇往不以老辭嘗慕靜庵之賢道峰書院之剏也公實經紀之而愛其山水擬作終老之計要李澄畫林庄圖請諸公詩若序以道其意及歿葬道峰下公以大耋陞嘉義後用子逸良原從勳 贈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生於嘉靖乙巳卒於崇禎丙
子得年九十二曾祖某祖某考某配曰許氏年亦踰
九十而歿同葬道峰有子五人舜良禹良聖良士良
逸良內外曾孫二百餘人公以詩禮聞於當世而其
忠節尤卓卓可以愧死夫世之不卹名義而唯利之
得者余竊嘗慕公之風有不同時之歎嗚呼公固賢
矣然而非當時諸公有君子尚德之美則孰肯以卿
相之尊而從褐之父遊而其愛重之若此夫以諸公
之愛重而公之賢益可見矣公歿七十年三淵金公
始表其墓式閭遺光公之曾孫泰雄來告余金公旣

表其顯子其誌諸幽乃爲之銘曰

禮失而求諸野若公所樹立有出於當世之在位者

其人雖眇其名則重嗟後其式毋視枯冢

鄭恭人墓誌銘

完山李昌義有賢配曰恭人鄭氏叅議壽期之女其

大舅禮曹判書諱彦綱舅處士泰躋恭人胚胎詩禮

生而端粹頴悟年十二三則如成人十七歸李氏大

姑權夫人性嚴正少可人見恭人喜甚時夫人方在

判書公憂年七十過朞尚食素至是爲恭人進一湇

焉一家咸賀得孝婦事舅姑有禮遇婢僕嚴而有恩

性貞靜未嘗爲閑笑語尤於巫禱事遠之若浼焉凡
所以處置箱奩等物亦皆井井有序歿後家人檢視
之果然處士公居湖西之牙山恭人嘗往覲經歲乃
歸恨不久侍常慕思之及疾革語其夫曰病今死矣
此世無可係戀者獨念尊舅遠不得訣可恨也促令
人梳髮揮夫子出顏色無變夷然就盡年二十三哀
哉恭人平生性行動合禮則當求之古女士而其從
容處死有類乎知道者尤可敬也生一女一男皆不
育葬于邳州匏山下本家先壠之側蓋從其志也處
士公泣謂余曰此吾賢婦子可銘余既詩以哀之又

爲之銘曰

惟夫叔季之夭者類多才賢匪惟文夫閨秀亦然吁

嗟恭人至孝高行生今之故不永其命

金君墓碣銘

余少時聞有金氏兄弟八人秀傑雄北里後其子侄

兊昌從余遊因又得聞其第三志行尤卓曰其容體

偉麗弱不好弄讀書過目輒不忘居家孝友以及乎

友朋輕財赴義有古節俠風人皆愛慕之不幸早夭

則又莫不嗟惜噫天生如此才而卒不究其成若始

予而反奪之者何哉自古而然奚獨金氏子余爲之

一慨盖其名曰自煜　崇禎庚辰生戊戌卒得年僅十九父某祖某曾祖某金海首露王之後娶劉氏女無子以其季讚煜子兌恒爲后墓在高陽南青澶先壠下銘曰

才之夭壽於彭彼黃耉而無稱其孰曰生

金仲雍墓碣銘

公諱尚尭字仲雍姓金氏系出新羅敬順王別貫于泰安而世遠失譜記有諱世浩副司猛諱彥慶副護軍於公爲曾祖祖護軍公丙子胡亂避居伊川竟坳於其地是生諱益俊端雅有文翰屢發解進士試不

中遇喪亂窮困自伊蹫嶺投星州依其女壻以終配
嘉平徐氏壽南之女以　崇禎辛未閏十一月初五
日生公甫六歲從大人于南十三歲孤身寓客土窮
甚奉母與弟妹採拾爲食鄭公時豪與公家有先誼
聞而憐之遣人迎致于家竟以其外孫女妻之崔信
女也公旣就甥館無衣食憂卽就學于崔龜谷之門
顧其先喪在淺土日夜涕泣悲憂與崔夫人拮据經
營十年乃克返葬舊塋奉母夫人還京第此雖出於
公之誠孝而夫人內助之力多焉庚子中譯科辛亥
除宣川訓導未幾遞歸公性仁恕平生口不出傷人

害物之言奴僕有過則戒責而不以呵居家儉素家稍饒絶無一毫芬華唯友于弟妹嫁娶盡情弟夭而卹其孀加在時其內行之美盖如此辛酉夏丁內艱柴瘠成疾十月十四日竟不起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延曙亥山後四十五年乙巳月日移窆于高陽香洞負兌之原夫人祔焉夫人生有異質溫仁貞正有識度綜核事理精女紅諸事及歸當家業破亡之餘本家欠官債千金夫人苦心經紀累年治殖盡償其債俾兩家復舊香火不絶事姑敬順及卒祭祀必誠老而不怠毋夫人病革思西苽未得後見苽輒泣不

食鄭公及繼室金氏之喪哀痛如考妣金氏有姪女
窮無歸割舍以處之教訓子孫嚴而有法二孤旣成
立安養四十餘年癸卯四月十五日終春秋八十有
六舉三男一女男長㽔夏譯科折衝次㽔禹譯科正
次㽔周夭女適金以錫㽔夏娶尹時聘女生一男遇
成早㓙後娶玄德祚女生二男魯成有成二女長適
張世奐次㓜㽔禹娶朴震弼女不字後娶鄭麟祥女
生二男兊成奉事曻成譯科三女長適韓壽岱次皮
遇麟夫婦俱歿次未行金以錫生二男德輿德恒二
女適皮益煥金商錡遇成有二男胄振希振皆譯科

曾玄孫不記嗚呼賢哉公之夫婦也始公出自喪敗收拾餘燼有以自立竟能返親葬于千里之外謂早孤不得養爲至痛絶意進取終身家居侍母夫人晨夕不離側怡愉歡適甘旨滫瀡之物無不具焉及其居憂滅性孝之至也然得夫人以治其內故行立事遂承先裕後無不如所欲斯可謂內外具美賢孝兩得者矣今其孤閔禹縗服持狀來謁余而言曰吾父母有至行懿德而不見於世則孤之罪也願公之叙之以不朽我父母言已涕咽時余病甚臥聞其言可悲遂强起而書系之以銘曰

孝源百行緊公之有克家大事責諸賢婦化敗爲成
迓續先業譬屋重修壓起頹立以居子孫百世之安
斯文無愧終古不刊

代都民請守都城疏

伏以臣等卽　先王之民而　殿下之赤子也涵濡
天地生成之澤而上戴　君父下保妻子不見兵革
之警者七十餘年矣不意今者北寇猝至朝野洶洶
人心波蕩無以自定臣等竊伏惟念　殿下以此爲
憂宵旰不寧而廟堂之上亦有陳謨獻計於　殿下
者而臣等身居下流無由得聞然而以臣等愚見莫

若都城之守爲得也臣等請盡言以明之夫都城背負白岳而擁以三角之險前抱木覔而繞以長江之塹西有母岳綠磻之扼東有南漢犄角之勢此所謂金城湯池萬世不拔之基也惟我　太祖定鼎于此豈非以其險阻之爲足恃乎天旣設險以與我而我顧不能守則不幾於所謂以國予敵者乎曩者壬丙之亂　車駕一動滿城魚肉至今思之傷心痛骨此今日之所可懲毖者也或謂都城濶大難守以此持疑而臣等竊以爲不然謹按輿地誌都城周回九千九百七十五步今以步法推之不過二十八里餘而

城中居人戶四萬有餘一戶不下三男子三四十二萬以十二萬衆守二十八里之城豈復以濶大爲憂乎且此十二萬者雖未必皆爲忠義之士然亦各爲其父母妻子死以守之此所謂敢死卒也一以當百有不足言者矣　殿下出城一步地則彼將鳥獸散各自逃生此十二萬敢死之卒何處可得乎　殿下果以守城爲志不特城中人而已近京之民亦必有襁負而歸之者不患其無軍矣傳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則是可爲也都城　宗廟社稷之所托也百官萬姓之所在也今擧城之民萬

口一談咸願爲　殿下死守則　殿下獨不念此輩乎此輩縱不足恤其如　宗社何以此觀之爲今日計者捨守城而無他策矣今都城之毁圯者亟令修補就其城外平低處掘壕深數丈廣如之城上多設兵器砲弩之具則何難乎禦敵且令三江倉穀悉皆輸入城內去京一日程各邑糶米亦令運入八道儲置米折半漕運各衙門屯穀不許發賣直納京司合而積峙以備不虞之需則不患其無粮矣至於爨柴城中所有山木及公私雜樹木外屋舍亦可撤而繼之城池既固粮餉亦裕而使十二萬敢死之卒嬰城

固守此則墨翟之守也彼雖百萬之衆吾何畏哉上無播遷顚沛之患下無潰亂塗炭之慘　君臣父子得以相保斷無他虞有城如此有粮如此有民如此殿下何憚而不爲易曰其亡其亡繫乎苞桑今日守城卽苞桑之繫也其可忽乎凡守城之難非謂其城不高也池不深也兵革不利也唯患人心之不得耳傳曰衆心成城然則城非城也民乃城也以民爲城則何賊不可禦何敵不可摧願　殿下唯以得人心爲急而無以賊爲慮也臣等聞昔壬辰龍灣之　幸執鞚無幾丙子南漢之　幸扈隊不成識者爲之寒

心臣等愚惑未知今日世道人心比諸壬丙果何如也古語云我往寇亦往今 殿下果以何地爲勝於都城而必欲爲歸耶或曰弘福北漢絶險可以避寇臣等竊謂弘福雖險其地狹小不足以容大衆其山童濯此又可慮而一擧築役勞弊民力動經歲月所費千萬計此不可爲也北漢地狹如弘福已非駐衆之所果使不日築之欲與都城並守則力分欲獨守則非計也豈有縱賊入室而退守孤城以圖存者乎然則莫若專力都城因已成之勢而爲據守之便也目今民情唯在於都城而不在於兩城民心所在天

意可見 殿下卽下明命播告中外使臣民曉然知有必守之意則於是乎動者定危者安民志繫而國勢立矣不然而遲回猶豫不卽決定以從萬民之望則臣恐民心一散無以復合他日緩急爲 殿下執殳前驅者得幾人哉雖欲爲壬辰丙子有不可得矣可不懼歟蓋此守城之說非臣等今日之言也平時長老之所相傳者如此臣等每欲以此上聞而有所不敢乃於今而發之 殿下試爲下詢於城中曰願守者左不願守者右爲 殿下民者毋論婦孺髫倪必皆左矣臣等愚迷之見大略如斯而守城之論一

定則　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必將爲之深思熟講以求其至者其於守禦之方庶無遺矣嗚呼臣等之所以請守城者何敢爲自全之計而已誠欲爲奉我君父也衛我　宗社也區區願忠之志可質於天地鬼神伏願　殿下俯賜諒察不以人廢言則實邦國之幸而萬民之福也臣等俱以糞土之賤敢論國家大計僭妄至此罪合萬戮臣等無任兢惶震越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淮陰侯論

淮陰之死程氏敏政論曰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

意之不决問于羣臣而欲决其不决者平宜對曰侯
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
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人
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侯召之不來然後
六師移之未晩也程氏此言盖所以責平者嗚呼信
之死平實啓之安得免其責也然此以理言之則可
以勢觀之則不可何者盖信平生自負其能多多益
辦是帝之所畏也固未嘗一日忘取信而非信無與
取天下故隱忍而姑與之以取天下耳非愛信也彼
解衣推食亦且爲之餌也觀於躡足奪兵而帝之心

可見矣信以漢爲厚我終不聽武涉蒯通之言信之心於此亦可見矣初豈有反心信之反盖帝使之也使信而反者必於天下未定之前矣今因人上變而使人覘之則是疑信之心而使之反耳得其實而偵召之則信豈束身歸朝甘心聽命而惟死生者哉且漢廷諸將無信對手雖六師移之必不能取勝而天下之事亦可知也故曰以理言之則可以勢觀之則不可當帝之問也平宜對曰昔有譖樂毅於燕昭王者昭王即命斬之此昭王之所以全樂毅而樂毅之所以忠昭王也今信未見有反形而因人之言而疑

之則諸功臣人人自危願陛下斬言者使使往告信
曰吾已斬言者信無疑焉則信有反心固當感化而
不敢出況未有反心者哉平計不出此而乃以僞遊
導之此君而詐臣也君而詐臣非所以示天下也於
是乎益疑天下之心而彭越黥布之死皆萠於此矣
帝惟幸於取信甘行僞譎之計終至於族信而乃已
此帝之過卽平之罪也雖然使信學道謙讓當見廢
之日杜門省愆口不道天下事舍智若愚與物無忤
如俛出袴下之時則夫豈取禍也哉顧信不能焉帝
固少恩而亦信之所自取也嗚呼信之戰勝攻取何

共知之明而反昧於己也惜哉

逐厲文

聖后御世天地位兮惟人與鬼區以類兮冥昭式序各有依兮越厥有罰罔或違兮蚩蚩老婆昧識知兮晨出洴澼于井眉兮駒乎宵冥慌有覿兮喪元殘體絣厥色兮中唐孑跱閃妖露兮卒然相遻吁駭怖兮絕而復蘇斯曷故兮展轉變怪諏師巫兮往者凶逆咸伏辜兮遺魂穢氣有未殄兮遺物則着致孽疹兮噫爾小魗敢肆毒兮爾生不軌嬰顯戮兮死且不懲爲此虐兮吾將上訴帝怒赫兮桓桓六丁儼頭角兮

渴吸溟渤劈山岳兮撮食百鬼以充腹兮呼風叱電騁威霹兮梏爾幽酆礫而形兮瀹爾雷淵糜而精兮籍爾鐵鎖絶而息兮炙爾洪爐融而液兮十獄三途旡不極兮必殄滅之罔少釋兮上下八方靡所逭兮俾不遺螫重毘患兮汝罪固當夫孰慭兮爾惟念玆詎無懾兮不卽悛惡悔何及兮我相爾攸詢訏樂兮穹林鉅谷野曠漠兮是焉翔集爰得宜兮毋爲物菑孰爾麾兮携朋挈儔逝其亟兮所不如詔天必殛兮

待姦

人有懷姦而貌善者則將信之乎其善也似而中則

姦也是將不信之乎其姦未見而外則善也姦而信耶懼其我欺也善而不信耶待人不以誠也然則其何以知之曰天下之姦愈姦而愈難知聖人其難而況非聖而遇姦乎其不見欺也者幾希姦之大者如莽操之徒在當時人不知其姦而及其情見事得然後知之也信乎姦之難知也至於微姦小慝似可易知而亦難知也彼以有意乘我之無意我以無意待彼之有意其安得不見欺也然則其終不可知之耶或曰當其接也先意而逆之曰是可信乎不可信乎如此則庶可得矣曰此非君子待人之道也聖人云

不逆詐彼以姦來而我以善待之不害其爲厚也彼以善來而我以姦逆之則豈不有傷於薄乎是我不待人之姦而先自爲姦以待人也惡乎其可也夫君子之待人誠而已矣傳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唯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是故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彼物之來吾自靜而待之如鏡之照物則其情僞可見矣然姦不姦在乎彼欺不欺在乎此吾爲其不可欺者耳惡能使之不爲姦也哉

自警文

余平生有所恨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盖以其求志不高用才不廣爾余生五歲卽知讀書稍長從人受學僅數卷而已至於經書皆自取讀而微辭奥旨似若有暗解於心者若推此而擴之以求乎六藝之本則庶幾有所得者矣而家素貧賤急於衣食未遑爲大志業及其中歲屯難阨窮東西怵迫遂未免廢學而遇有牢愁感憤鬱悒不平之氣則獨於詩而發之人之見者皆謂之能而輒以詩人目之一得此名無以辭焉孟子曰術不可以不愼此與巫醫何異使其果能也亦不過爲一鸚鵡耳每念之未嘗不内自

慙悔燕居無事輒斂膝危坐讀聖賢書深繹玩味冀得有一分之益以爲息黥補劓之地而一曝十寒終莫能就也駸駸半生蹉過歲月今已老矣雖歎奈何今年夏病臥杜門連日有雨意甚卞慘强起而坐發濂洛諸書讀之撫卷興慕慨然歎息自念生質不至昏鈍使早歲時得賢師友從事問學而且無禍故迫厄以敗沮其志則當不爲此人矣乃以其一生光景做得許多無用之詩豈非可惜也哉此余之所以爲恨而蓄於心者也今乃發之以示知我者使知余之素有此志而失之則當亦爲之悲矣朱夫子嘗論李

太白事曰詩人之没頭腦如此余甚耻之夫人而不知學則何得以爲人顧余今年七十朝夕人耳然而若比之衛武公則未也抑戒之義其可不勉乎哉噫老病如此其何能爲而夕死之前即聞道之日也聊且書此掛壁以自警云

祭申別提文

昔先相公惟我之知命予師我我敢子師三年門館日講書詩勗以希哲愧非千之子之兄弟非鳳則麟聯璧競爽輝映庭墀譬彼喬木由本達支材而器用于何不宜乃反摧揠若將仇之公旣即世後禍之隨

次第淪喪名德其衰必復之責子之所尸屆逝蔭塗
多巇少夷子貌魁岸而志不羈眇世劇論我則以規
人所難言盡之不疑中心洞照不隔毫絲惟子信我
奚但愛而追共一閑情甚蚿夔我惜子屈子卹我飢
猶魚呴沫抵死不遺賴以相存曾不少離子官于凌
秋宿漢涯扁舟乘興圓月爲期我胸有氣輪囷離奇
擬一吐出橫彼渺瀰子以病告晨迎國醫盖久罔覺
焦肺爍肌藥物雖良柰不可爲坐視莫救仰天而噫
嗚呼子亡胡遽至斯我衰且病藉子以持不暇哀子
而我自悲指彼桑榆終亦幾時然未入地唯子之思

嗣世情好顧在賢兒昨過北樓風舉虛帷若起迎我
恍惚其姿此猶有憑今去曷追一痛腸裂淚落手巵

祭申㓜文文

申斯文㓜文之櫬將以戊戌四月二十五日啓靷前
二日南陽洪某謹以隻雞單巵奠于靈几之前哭而
告之曰嗚呼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使斯言
非理也聖人必不言苟其然者則以子之先德之盛
不得庇其後而使子窮且夭至於此極耶吾於是乎
惑焉直欲置斯言而不復論也余嘗在先相公側見
公每朝退入寵以次列侍充堂衍宇承歡舞綵一何

盛也意謂公之種德如千年巨木植根旣固而枝葉日以繁碩後嗣衍慶之徵有不可量也及公下世諸子相繼而歿數十年間零落殆盡而獨幼文一人在耳余竊悲向來之盛雖不可得而復見而顧吾子尙存如碩果之不食必將復萌而華且實矣相公其不亡矣余老且病餘日無多唯願未死之前得見子之榮達以嗣先業而不墜其負荷也子則懷寶蘊彩深居簡出不妄與俗流交遊故人罕知子之所有而且屢躓於公車竟未有得此豈非命哉噫子旣無命無所得焉則宜且壽考以補其不足而忽焉以死者何

哉嗚呼悲夫先相公家素貧身居公孤之貴而實有布衣之寒以此子孫皆窮困不振而子獨尤甚居常忍飢死不干人而今其死矣孤兒才數歲而兩女未行家室靡托殆無以成喪凡爲子親舊莫不於邑矧乎名師生而情骨肉者更當何如耶嗚呼余於子又有所感者焉韓子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余出入先相公之門未滿四十年連哭諸君之死今又哭子之死子之兄弟無有存者而居然易一世矣此所以哭子之死者不但爲子之一身而已豈不重爲之悲歟顧余朝夕人其哭子也亦復幾何於是

又不但悲子而悲居此世者也嗚呼哀哉尙饗

亡女趙氏婦初朞祭文

維歲次乙未四月初三日戊辰卽亡女趙氏婦初朞之日也其老父寢疾經年幾死復起因其祭奠泣涕爲文而侑之曰嗚呼吾女汝死而吾猶獨生忍復見今日耶吾自少時多哭子女肝腸蝕盡加之以禍故窮厄䓁死餘生外視之形殼雖存其中則消亡久矣向汝病篤吾心燋煎幾廢食飮者數月而及哭汝以來哀苦憯毒痛貫心骨疾病乘之纏綿沉頓以至于今則精神氣力無復餘矣自念老病如此不過爲朝

嘗人而猶且念汝之死追哀不已者誠以汝生有美質蘭之馥如玉之溫如幽貞之性孝順之行寔出倫類可質神明而不克享有年壽此爲我痛惜之甚而吾家素貧自汝墮地未嘗爲一完裙以悅其心吾常以此憐汝而汝見父母之艱食勤苦反以爲父母悲常願吾之得斗斛之祿以少潤其家也日夜懸望其情可悲及其病中有語冀見余作郵官而其死之數日果得松郵余於是痛汝之不少留待而旣無可奈何意謂借得官家一盂飯以灑汝墓上之草則庶幾慰汝平日之意而洩我胸中積哀之萬一矣尊有不

然此亦失之噫嘻尚何言哉顧余爲人父不能畜一子使之窮困飮恨而死言之刺心寧不慼痛此雖近於兒女之區區而父子之情自不能已鬼神有知當亦悲之矣嗚呼汝之葬也反魂吾家盖以汝舅家將赴官于嶺海千里之外而亡何郎又出矣每於朔望汝母必手具酒食臨而哭之余聞其哭聲淚輒應聲而落無聲而後已去歲之冬郎自南至今年三月又來與之共步於西園杏樹之下此即汝夫婦從我遊賞之處也感念前事相視隕涕及其告别而去閉關獨卧心緒錯莫益覺其難堪則輒一痛哭汝其聞之

亦作何如懷耶嗚呼自汝之逝俯仰如昨而歲已周
矣禮制有限筵几將撤自此而後哭亦無所唯汝之
魂依我獨住而父母未死之前每遇夫日當以所食
而祭汝矣過此則亦非我所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女李氏婦文

維歲次戊戌閏八月初八日癸丑亡女李氏婦之柩
將引向楊山舅家之原前五日其老母手治酒食以
酹其魂而送之老父力疾握筆濡淚爲文而告之曰
嗚呼余行己無狀獲罪於天自少連喪八男一女晚
得汝兄弟卽憐愛之甚不知其爲非男也余時窮厄

罔極無意於世而見汝汝兄弟在傍輒欣然開口而笑
及其長成婚嫁之後家道粗安父子相依以爲自此
以往庶可得以爲生矣奈何天怒弗殄重降餘禍旣
奪汝弟今又奪汝而去使余無復有一箇骨肉而孑
然爲白首窮獨之人此何爲哉此何爲哉嗚呼凡人
之哭子者孰不爲悲而余於汝其所以哭之實有異
乎人者焉汝生質甚美五歲知讀書把筆作字能寫
春帖余甚奇之而念自古婦人之能文章者類多薄
命以此止之不究學焉盖其豐容懿德絕出倫類外
視之寬厚和平絕無乖忤之氣而內實明達辨知處

事酬物咸得其宜事父母孝從夫子順御婢僕甚有
恩意至如女紅中饋之事無不能焉汝死汝母發汝
箱篋則凡其所藏衿佩鞶帨尺帛寸絲之屬悉皆封
有書志一一方正手若未曾觸者此雖細微之事而
其人之賢可知也惜乎使汝不爲丈夫而爲女子之
身不出閨房之內無以表見於世而命又不永忽然
而死此豈非可悲之甚者乎嗚呼余家素貧汝自幼
備嘗艱難及其有歸男女滿室窮困益甚汝乃苦心
拮据彌縫塗抹能使汝郎與汝兒得免飢寒而身則
不恤焉余甚憐之思有以救汝而無力可施唯自隱

痛于心未嘗斯須忘焉今年夏五月汝兒以痘化去吾與汝哭之悲及秋七月汝分娩得男余又喜甚大以爲慰而家食告乏遽責交至余乃爲上游之行臨去下堂執汝手而語之曰好在吾不久歸矣吾行未數十日汝長兒以病劇走書于藥城之客舍余即借一輕舸促櫓而歸入門汝已死矣嗚呼痛哉尚忍言哉吾之此行汝不我挽吾之此歸汝不我待則是汝之欺我也汝其忍爲此乎汝病而吾不得躬視藥餌汝死而吾不得與之面訣哀哀此恨彼蒼何極嗚呼吾旣屢經慘戚喪心久矣及哭汝弟以來形枯神瘁

益復摧敗了無生人意思而猶且不死者徒以汝在耳今又見汝之死顧余何心更留於世唯當速滅之爲快也聞汝母言汝疾革嗚咽流涕而語汝母曰不見父而死此目不瞑矣母見我死則必欲死奈彼五稚兒何願我母無死嗚呼此言雖使木心石腸者聞之亦且殞絶況爲其父母乎然而顧念吾夫妻不勝悲而遽死使汝之遺稚無所於歸則是負汝臨沒之托也余又何忍吾且抑哀苟存掩得數年餘生養成汝男女得以婚嫁則死無恨矣然吾年迫七十老病已痼至哀內蝕百憂外偪以此氣力其能作幾何人

哉吾雖欲强存而其亦不自知也嗚呼今汝此去不
復還矣其且少留上奉父母傍挐子女嘗此酒食歡
然顧笑一如平昔之爲否吾心所欲言者不止於此
而病昏哀遽書不能盡汝當自知之矣嗚呼痛哉尚
饗

祭先墓文

嗚呼我父母生我謂我必能養父母而兒爲子無狀
得罪于天吾父早世旣不及養而吾母壽過七十則
若可以爲養而竟無一日之養永抱窮天之痛嗚呼
尚何言哉向得蔚山考牧之任有官供米魚足以養

親而親不待焉此子路所以有三釜之歎也及今言歸兩弟皆殁孑然一身孤寄於世老病昏憒委命床席忽忽若不保朝夕而顧念身後無可繼者使我累世香火將未免墜地嗚呼此則又不但不得養而已小子他日將何辭說以自解於先靈也嗚呼痛哉兒三年嶺外久廢省掃今始來到則隴夷松禿荊棘塞路傷心慘目有不忍見者而兩弟之墳兀然又在前矣一痛腸絕此何以堪且念兒身病日甚氣力澌綴自此以往恐難復上墓矣死而有知長侍膝下以續平生父子之樂與天地相終而無所恨矣一觴哀訴

靈必鑑臨嗚呼痛哉尙饗

祭琴婢墓文

嗚呼汝年十一入吾家爲婢役奉我慈母朝夕于側吾年後汝數歲相視生長以至于老名雖奴主情則骨肉吾家素貧無他臧獲而汝獨當門戶井竈之役盖其勤甚矣至於中歲家難戹困與共死生夫以憂傷怵迫之情切於內而飢寒艱苦之患逼於外實生人之所不可堪者而汝獨食荼如薺無一慭色苟非其忠誠出於天者能乎公遠大城之行汝從之往實爲其兒養不忍捨故也南中瘴毒汝不能免竟以枯

骨歸哀哉吾嘗謂汝於吾家功多報薄思欲一豐其
食衣以慰其心而力未能焉常以此爲恨及余赴蔚
而汝亡已久痛莫之追時與室人道汝平日事未嘗
不潸然出涕也然汝之葬得近於先隴之下想其魂
魄陪衛使令服勤誠恪一如平昔而四時香火露得
餕餘庶無餒而之歎爲吾家子孫者亦必永遵而不
敢廢矣然則於汝亦不可謂不幸矣今余以一觴告
汝汝其聞余此言否雖汝不知吾且盡吾心而已矣
嗚呼哀哉

愼子貞哀辭

戊寅九月十五日進士愼子貞不幸以病夭嗚呼哀哉子貞名無咎居昌人也其大父曰慶州府尹諱景尹以文名子貞自在抱學書習詩禮不出家庭嘗慨然有大志以爲讀書業文不以古作者準則何足多哉於是發憤益肆力於古文章家往往把筆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蓋其意不欲齷齪公車下隨諸生爲擧子業竊科第以自夸而已己巳余薄遊海西過拜君大父府尹公於金川之助浦公見余驩甚留與之語時子貞年甫十七美而皙頭角嶄然衣褎衣冠危冠曲踞侍在傍眞所謂稱家兒也子貞知余落拓故

倦遊意甚悲也遂相與握手而論古人成敗事以及乎古文章諸子百家之書纚纚累千百言令人聳而忘罷是時仲冬天下雪浦氷凍裂諸山皓然夜張燈置酒倚壁側弁而坐相對痛飲酒酣子貞命出二小鬟操鳴絃爲新聲以侑客子貞自爲歌數闋余則和之音節清壯意氣豪上居然有燕市悲歌之意如是者累日乃別去其後子貞寄余詩數篇以致其意而余未及和卒卒奔走四方多不在京洛間子貞每入京問我不可迹以此與子貞不相見者數年後一得見於他客座上自後遂不得復見然平心往來終不

能舍焉今年秋九月余屏居于北山之下蓬藋徑逕
山雨擊葉閉門深卧意忽忽不樂有人自門外來手
一紙口稱君大人言請挽語問之則君已逝矣嗚呼
哀哉子貞爲人貌似淸弱而內實有勁氣貫乎面目
視之非夭促人而其志槩激昻俊發可以有爲於當
世而只一進士而止壽不及三十可勝惜哉余與子
貞相見而別且十年每欲見子貞而不得甚恨之然
謂子貞少年余亦不甚老可得而復見但無死而已
嗚呼子貞今不得復見也已然其所著文辭百有餘
篇藏在篋底他日發而讀之髣髴乎卽見其人而顧

其瑰奇欝結如良金美璞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則傳之永世足以不朽此其生雖短而實未始不長也余於子貞其所以一悲一慰者唯在是也夫噫其詞曰

宇宙莽其寥廓兮惟一氣之往廻紛與滅於兩間兮假四大而徘徊或壽而喜兮或夭而悲芒乎忽乎孰是尸兮慌天道之然疑豈憎惡之殊人兮故擢善而疾慧夫旣與女以淑靈兮又重之以絶統琢美玉而爲賚兮將以薦夫廟祧騁神駒於皇逵兮要駕馭而永超何中途而夭閼兮航巨瀛而折柁痛華秀之不實兮嗟奇志之奄墮匪惟子之獨傷兮竊有慨於斯

世仲尼發歎於才難兮矧末路之蓁穢歎人物之日
眇兮疇抱美而耐久子何不椎而爲章兮固自椓其
誰咎豐之山崒以高兮豐之水浩汹畢如四尺兮緊
子之宮忍埋玉於黃壤兮孰知余之悲恫起獨立而
浩歌兮托遙思於西風

柳下集卷之十

柳下集卷之十一 此以下補遺

南陽 洪世泰道長 著

詩

漢宮詞 弱冠前作

建章宮闕天中起千門萬戶碧雲裏金盤玉露襲元氣飮之長生人不死文成將軍食馬肝天子求仙意未已海上燕齊碣石間何人不言三神山三山杳杳海浩浩天地無窮日月老萬乘之尊一抔土茂陵牛羊齕秋草

滿月臺

高臺歌舞入漁樵百戰山河霸氣消日暮東風花自發獨留春色似前朝

西樓和禮卿 金富賢

雨後凉飇動高樓西山秀色橫淸秋我來登樓見西山况逢詞客仍淹留層城落照黯將暮無限蟬聲滿烟樹新詩欲就未就時終日憑欄不能去

塞下曲

射鵰初下黒山頭飲馬回看隴水流齊道衆中偏意氣少年家世本幽州

宿西軒悼子春 李得元

清夜沉沉燭照人睡簷春雨細如塵平生文酒追遊地每到西軒憶子春

雨中登永嘉臺 壬戌

六月孤城雨未開停舟一上永嘉臺應知入海三神在已覺迎人百怪來使節且留須盡醉棹歌將發忽生哀扶桑鬱島無窮路此去經年可得回

渡海示伯倫 安愼徵

滿眼滄溟水乘槎與不孤路通三島近舟許百神扶上下天相接東南地欲無俯窺暘谷日檣影落金烏

一歧放舟

海上樓臺十二重仙人手弄玉芙蓉世間謾說長生藥秋草驪山臥祖龍

向浦

風檣連日越重溟鵠路迢迢入渺冥慣看星辰纔定位始疑天地未分形水舂鯨窟千層白山壓鰲頭一點靑絶境固非容易到職方曾此漏圖經

牛窻

小島仍成聚人家互接連夷風同鳥獸地理別山川好勇多誇劍行商半在船羈心欲誰語愁絶暮汀前

舟中早起

水國雞鳴早潮生解纜初山川日就下舟楫上通虗
帝越雄惟趙逃秦智則徐吾將傳王會物色細成書

河口

石浦東穿入大河舟行漸喜少風波中流彩鷁牙檣
動兩岸朱樓橋樹多物色艷於荊楚俗謳吟哀似竹
枝歌平湖十里青絲纜倚棹徐從鏡裏過

倭京

倭京都會最繁華城郭人烟十萬家日出樓臺迎使
節路窮滄海駐仙槎少年寶劍霜爲鍔游女輕衫繡
作花自笑風流非衛玠市門投果溢行車

琵琶湖

落日光垂盡蒼茫海上天驛程遵渚去羈思逐槎懸大澤蛟龍雨孤村橘柚烟棲棲遠遊子歎息此山川

富士山

玆山標日域嵂兀聳奇峰迥擢鴻濛色冥棲神聖蹤四時留白雪八葉列芙蓉時有五雲起去從東海龍

金谷

使軺西去海風寒馬上行歌道路難曠野不知何處盡靑山或似故鄕看浮雲浪跡天俱遠芳草歸心歲已闌 王事催人無了日却愁舟楫犯危瀾

舟中記景

大波如山舟不安鎌刈之津風更難天際遙山一二寸終朝出沒霧中看

其二

舟人畏風如猛虎夜泊深浦依巖藪曈矓曉鼓擊欲罷起看海潮危沒篙

竹西樓 甲子

絶壁承危檻憑虛坐欲愁何來嶺東客是謂竹西樓江抱千峰轉花籠一郭幽白鷗如識我終日立沙頭

臨川有感 乙丑

獨有傷春意閑臨野水頭林花落欲盡半逐水東流

僧伽寺賞月

瞑雲覆千界山澤莽青蒼東峰獨延照皦皦月出光
神飆送金魄忽到天中央清輝泯水木夜氣涵殿堂
羣品洞明鏡萬竅流輕霜僧梵何寥亮遙響振林崗
令我不能寢起步北斗傍澄神吸沆瀣一灑烟火腸

過憇武溪閣

山遊意未盡俗物敗吾樂朝別雲際寺復此川上閣
長流抱峻基洞府幽以廓雖未侔壯觀亦足稱佳客
惟昔命儕好良月肆登歷揮觴春臺花灑翰武溪石

暮憇倚風榭月出聆遠谿勝事固難恒靈境宛如昨
孤遊慨有歎賞心不可作山阿誰與歸芳草復春色

雲門

雲壁晝陰陰女蘿蔓石林琮琤萬壑内風水自悲音

清溪

清溪不可渡水深濡我裳春山有佳色且上水西岡

佛巖

山深境逾絶獨來孤崖坐無人知我蹤桂花紛自墮

露梁

九月西風吹急湍露梁津上淼漫漫霜鴻獨自隨陽

去不識江南水亦寒

寄林子昭 俊元 丙寅

細柳營開薩水隈西征詞客未言廻功名老作屯田長幕府虛徵草檄才白馬去時歌出塞黃花開後憶登臺蕭條京洛朋遊盡萬事窮途只可哀

訪太玄子夜話

露坐中庭草凉生覺夜深世人同一睡吾輩獨長吟宿鳥應聞語明河欲洗心只愁晨色起塵事又相侵

漫興

家住兩峰蒼翠間日長高枕掩柴關鳥飛有侶還依

樹雲出無心不返山閑向小園觀蓓蕾獨來幽澗聽潺湲野情懶作交遊態隣里經年未識顔

其二

高閣深深夏氣淸雲流雨去日微明閑門寂寞靑山近隱几蕭條芳草生夢裏不知爲化蝶酒醒何處有啼鶯林風夕起吹雙袂矯首晴天緩步行

暮投金浦大谷村舍

客到孤村暮林中欲閉門虫鳴秋織急火照夜炊喧圻邑田多瘠農家俗尚敦亦知居者樂誰使別鄕園

贈金判官

孝宗昔在瀋陽城寄身虎口當箚兵君時執殳爲先
驅捍艱左右風沙行流離十年歌式微愁殺燕南一
布衣涔陽草綠秦烏白厮卒得御君王歸歸來代邸
昇紫極遂令社稷安盤石當時從者化爲侯燕雀皆
能生羽翼鳴呼萬事何足道鼎湖龍飛君亦老與我
相逢江海間每說瀋陽涕淚潸君不見子推割股終
見遺寒食千春悲介山

龜潭 戊辰

一氣蔚旁魄山川特淸壯玆潭表靈異贔屭神物狀
俯飮百丈淵仰載千仞嶂奇哉造化力令我遠來訪

借君青絲笮乘彼白鷁舫鳴橈石門側擊汰凌夕漲
圻岸屢回轉雲水兩混瀁逢峰忽面前絕壁垂頭上
齊擢萬玉標側展雲錦障谽谺積水内倒影涵幽曠
參差衆姿變隱見孤光漾老鶻盤層雲危花翻急浪
熒熒琉璃鏡萬品分色相輕舟恣沿溯有得不肯放
天風振毛髮衆山響孤唱玉女翔蹁躚五老揖相向
冥會若有引緬邈雲際榜意豁方叶賞神傷反成悵
源長不可窮回棹更延望

贈金上舍 楷善於易學自商嶺來見使君方講論啓蒙

紫氣南來滿峽雲淸風澗裏忽逢君心通天地形前

理口誦龜龍背上文興到須歌紫芝曲身閑可入白

鷗羣邇來數日耽傾耳寂寞玄談坐夜分

泊舟

作移衾枕下汀沙新月相隨入暝花江上樵歸唯一

路林間犬吠是誰家

月溪

太灘以下無逆流篙師昨怖今不憂凌波踏浪若平

地吾亦岸巾坐船頭烟消日出洲渚靜去鳥歸雲隨

一舟舟行疾徐任風楫月溪牛川復相接回頭不見

楊根縣何況屛山千萬疊

春谷寓居郊庄紀興 春谷度纘洪號

無食無家四十年丈夫身世亦堪憐千金不買相如賦二頃難謀季子田偶與故人今到此頓教吾意一悠然歸雲落照微茫外喬木凉風有暮蟬

西遊爲謀生計盖不獲已也行期既卜因事屢止而且墜馬若有魔戲然乃决意淸平之行

西行未就且東遊得失由天不自謀一笑淸平山下路何人爭我白雲秋

安岳旅舍

歲色寒垂盡歸心苦復多愁傾主人酒醉和僕夫歌

落日低孤戍陰雲接大河佳辰不自覺半是夢中過

楊山叙別 己巳

客子思歸大河水主人剪燭高齋裏勞歌斗酒聊一慰別去何能更來此東方明星忽復出城角吟風曙鴉起今日爲樂明日思岳州城頭便千里

奉贈清風金明府

屛山明月島潭舟京國相逢憶舊遊天外不忘騎鶴侶林中便結採芝謀春江一葦風生帆古郭千花雨滿樓指點前期能復續雙旌欲發使人愁

春日

春寒隱几御綈裘井柳鵶鳴小院幽天際弱雲低欲
雨水邊芳草暗生愁青山有夢歸僧舍白髮無心上
酒樓少日交遊渾寂寞竹林誰復問嵇劉

示禮卿

諸子風流摠絶倫至今零落半成塵空留老眼看浮
世獨有悲歌向故人隱几蕭條南郭曉飛花澹蕩北
山春仙臺往事來幽夢誰復探芳到水濱

聞春州訃

在日生同死三年絶尺書傷心不可問旟殯更何如
草色春田滿江聲夜峽虛那由得歸葬泣血二孤餘

驟雨

驟雨連空至高樓爽氣來重雲隱殘照老木鬪狂雷
潦漲蛙相得林深鳥自廻只憐瓜圃美垂子滿青苔

玄冥齋

桂樹留孤客幽懷滿薜蘿林風搖燭細山雨入樓多
亂影螢翻草連聲鴈度河臨觴不肯御芳歲易蹉跎

秋思

落日淡餘照秋天來遠鴻青山倚杖外白露閉門中
節物寒將變容顏歲不同題詩滿梧葉一一散西風

拙修齋小集用過字同賦 庚午

今朝風日問如何春意乾坤滿邵窩南郭偶成眞率會東君不作寂寥過醉中白髮吾忘久閑處青山子得多可惜杏花餘幾樹欲從花下一長歌

獨臥

獨臥含章閣青山與作隣眞同隱霧豹更似草玄人鳥狎唯知向花深欲覓身靜中觀妙理天地即吾春

奉送慶源洪使君

六鎭山川接女眞慶源偏近豆江濱使君新得雲中守　王化行沾塞下民隴水悲風應駐馬胡笳明月亦愁人爲官莫歎邊城遠猶勝當時一逐臣（使君曾謫穩城）

邑也即隣

蒼槐子一號昆侖見邀即席用唐人韻同賦

深秋霜色淨樓臺木落終南一面開君已携尊花下待我能騎馬雨中來塞鴻天濶鳴何去梁燕風高影不廻別後卧龍池上月只應相憶此含杯

大同門樓辛未

王儉雄都百丈城大同門外大江平樓臺直向空中出人物皆從鏡裏行千古井田分野色萬家絃管雜潮聲青娥莫唱南湖曲落日烟波是別情

西京歌

永明寺裏起鳴鍾浮碧樓前烟樹重北斗七星橫夜半行人猶指牧丹峰

其二

春江花月夜流光搖蕩誰家紅粉粧長憶當時白評事關西一曲斷人腸

龍鳳寺

晨鍾令我起旭日照東閣銅瓶響寒井院烟蒙澗壑山高海氣積北風剪林薄翳翳雲方結瀌瀌雪初落巖逕無來人古木嘯飢雀時物何慘惔道情愈寂寞餘興殊未已騎馬返城郭

龍鳳寺前嶺别諸沙門

山僧亦有意送我出深松谷口初微雪林端已暮鍾新詩生遠海遺想掛孤峰一與空門别雲山隔幾重

平遠堂對月留别

月出海水動高樓終夜明天虛列宿大地逈衆山平斗酒留歸客孤琴語别情那堪分手後獨照渡江行

留别蒼槐子

自我來安邑不知身羈旅良有賢主人斯夕得遊處高譚發妙義諷詠多新語蘭膏續餘晷豐饌列長俎同聲以相應爲樂靡不擧僕夫朝在門令我起延佇

其二

離別固多悲況復歲暮時北風十一月雨雪紛其霏抗手出中野躑躅臨南池池中有雙鯉潛伏閟靈姿乘春將變化雷雨會有期君看彼微物我豈長流離

禮卿來訪

君來自何處空谷此衡門握手平生好傷心往事論草虫霜後伏山月霧中昏莫以貧居冷猶能進一樽

歲暮述懷

莽莽乾坤大悠悠今古勞漸看兒輩長方覺我年高歲暮依深室山寒進濁醪幽懷無與語醉去誦離騷

出郭 壬申

驅馬遲遲晩出關東風殘雪映沙灣春陰漠漠雲垂地野色荒荒燒接山古廟鴉啼聲甚恠平田鶴立意何閑城中萬事催人老只有靑郊可解顔

武溪

出郭閑行到翠微春風淑氣滿人衣雲中覔路初難辨臺上看山舊未非戲折繁花留蝶舞醉攀垂柳觸鶯飛桃源不必眞仙境自是漁郎入洞稀

送申士彦往驪州

櫻桃初熟綠陰齊上墓扁舟泝月溪憶宿安平山下

驛峽門春曉子規啼

德而 劉尚基 自燕來訪書此贈之

繫馬柴門外君從萬里歸蒼然朔漠氣猶自滿征衣

天地中原在英雄一鳥飛觀周何所得禮樂已全非

東征

跨驢出東郭脩路渺以漫錦囊掛驢首雄劒光照鞍

行色一何奇道傍駭且觀回鞭指鴻鵠浩氣彌雲端

塵區苦刺促安足久盤桓懷哉白雲山空谷有考槃

奉贈農巖

峽裏青楓赤霜天見草亭衆山皆入户荒野半爲庭

有志應千古終身只六經相期詎乃淺吾道在林泂

尋白雲山

客路逢僧問招提指白雲今朝入山去萬壑杳難分細逕中峰上微鍾隔嶺聞蹇驢何用策樹杪未斜曛

別汝九弟世範

游子經年始到家今朝為別復天涯長教客路隨鴻鴈不許離觴醉菊花負米即知慈母待陟岡應念老兄嗟丁寧只祝歸期早邊海春來瘴癘加

寄題清淸閣 癸酉

馬首孤亭見澗阿當時愧負一相過桃源不辨漁舟

路茅洞空傳洗藥歌人臥白雲樓上在雪消春水峽中多平生漫有歸田意京洛題詩問薜蘿

中秋夜集西翁宅叙別 西翁林俊元號

萬古中秋月今宵共此筵眞成霽後望故就別時圓歷歷星垂地離離鴈度天樽前即怊悵況復隔山川

江西道中

莽莽秋雲濶漫漫野望迷青山橫浿北白日下江西淺渚蒲根短高風鴈翅低前途知尚遠征馬動悲嘶

晩投草村

落景映茅茨村雞已上塒田翁乘夕返穫稻自東菑

未織霜先降爲農歲荐飢憐渠生亦苦敢道客心悲

吉浦秋懷

日暮江更濶孤舟何所之風波殊浩渺雲嶂各參差
野老語多朴漁人歌自悲昂昂九皐鶴獨立不知飢

行吟

瘦馬影突兀行吟陂澤間忽逢平壤客回指正方山
野樹先秋落漁舟每夕還吾心似鳧鴈獨立俯澄灣

夜宿昆侖第與諸子話別用孟襄陽韻

白髮有何意多生離別間方將客西去却己鴈南還
落葉長亭樹浮雲絶塞山明朝出關路征袂更誰攀

渡松坡夕抵南漢山城

移舟野渡日初曛策馬登山路不分仰視城頭微有火戍樓人語半空雲

雨中寄西翁 甲戌

濛濛春雨細於絲睡起窻間忽有詩身似幽禽常喚侶意如新柳欲抽枝黃金易擲歡娛地白髮難追少壯時想得西隣無一事花開酒熟是佳期

少別

少別經春草看山忽有思青雲天上事白社夢中期獨臥花相近幽懷鳥自知向來機已息今日欲無詩

書懷寄西翁

去就無成笄爲生不自謀此心非轉石於世即虛舟白屋深寒夜黃花寂暮秋經時滯憂病獨臥夢西樓

送李君美歸襄陽兼寄崔處士 乙亥

長安斗米百銅錢就食君今向海堧已識外鄉非客土郎看初服是歸田瀼東三月水生壑峽裏孤村花滿烟借問西隣崔處士幾人能復續先賢

感興

孤蝦雖眇微大海縱其遊蒼蠅附驥尾千里信所由丈夫有遠圖焉能處一丘緬彼海上客乘槎河漢流

披雲俯下土雙眼空九州

嘉陵舟中

峽門孤月水鳴灘霜落青楓兩岸寒此夜舟中難作夔西看北斗是長安

溪上初夏遣興丙子

柳陰來風吹夕淸石泉響高山月生半岸烏紗不掩頂無人看我放歌行

夕抵龍川

北望諸山色蒼然皆欲愁客行當落日烟處是何州嘹唳邊鴻去徘徊隴水流從來越鄉感復作此中遊

龍灣歌

麟州都護大紅旗幕府關西豪俠兒試出陰山看夜獵雪中千騎渡河時

野菊

野菊本無主寒花開爲誰行人來自折馬上有新詩

馬峙

倉舍山根古人言馬峙屯監臨還有主耕稼別成村落日平田大生烟遠樹昏草間通徑細騎馬到柴門

詠畫

唐堯天下一毫輕高臥箕山潁水清不有當時煩洗

耳世間巢許孰知名　右許由潁川洗耳

書齋即事用拙修齋集中韻 丁丑

情境誰非外物尋小齋淸坐息吾心東風隨意百花發曉雨不知春水深蜀肆垂簾還一道齊門操瑟是何音日長自愛軒窻靜多事枝頭鬧衆禽

題幸湖歸來亭

山海靑相繚風烟擁一家斷崖危抱閣喬木側生花酒熟邀黃鳥詩淸寫白沙何當放舟去隨意到天涯

其二

落日臨江好江風吹岸巾釣船猶待月歸鳥已先人

范蠡舟中意莊周夢裏身明朝入城郭眯目市街塵

別觀瀾子

曉浦潮生欲放舟烏巾送客立沙頭中流歷歷遙相望水轉山回出半樓

一架亭小集用陰字

試折青枝測水深坐看人影鏡中臨微風閣逈流荷氣遲日墻高隱柳陰小酒易傾花自笑新詩欲就鳥先吟煩君不用長竿釣只恐傷吾愛物心

與李處士論蛙鳴

蛙鳴自物性不必問公私高柳多風處青山欲雨時

短長如有節動息本無爲寂寞幽人宅天機在小池

其二

啾唧乾坤內哇鳴在處同也嫌焚菊毒猶想式車雄

積雨從他出荒池合爾宮若今欲來鳳何不植梧桐

葬西翁

惻惻青山下新墳是故人將吾不盡淚送子永歸身

委骨終塵土通心只鬼神可憐羅酒食非復舊留賓

雨中遣悶

枕席濛濛氣常連白岳陰虫蛇近人出草樹閉門深

對案從漂麥空厨欲爨琴商歌發金石君子獨何心

春翁 庚 纘洪 挽

昔子嗜我詩意傾無老少有作輒相示發篇一何妙
悲歌酒人間慷慨燕市調去年携數子顧我溪上笑
當時花滿樓山月酒中照故人今不來餘生只自吊
高樓有明月誰與更登眺宇宙莽寥廓秋風入孤嘯

訪澄懷子寓居 戊寅

雪盡西池綠君家春酒濃故情生夜燭長語入晨鍾
老去塵中事狂來醉後容五陵行樂地誰復馬如龍

和寄八谷金處士

寥落郊西寄草堂案頭羲易日初長文非六藝言何

取世下三王道亦亡昏後月來方有色靜中花發自聞香小車我欲從君去行踏春蕪遍洛陽

登西臺眺望下向僧伽

宿霧朝看北極開東峰日出照西臺山河盡入王都去仙佛多從帝座來却坐雲間三弄笛更留花下一行杯移節欲向僧伽路只恐青梯石已摧

晉卿禮卿過宿柳下亭同賦

青山夕已暝客到水樓中榔影微生月溪流靜不風吾徒幾人在十載一尊同醉後星河轉清宵惜易終

送沙彌靈辯歸文殊

春山花下別尚憶普賢峰爾去隨山影東林及慕鍾

始得學官

白首今爲一學官天教老子慰酸寒寧堪狄相籠中蓄誤入秦王鏡裏看隣媼先來問祿米山禽欲下駭朝冠班資不必論崇庳直是吾 君賜得難

訪澄懷子病居用初字同賦

靜裏收羣動林深聽雪初也須親藥餌猶得弄琴書麋角三冬解梅花一氣餘南山有隱豹不厭霧中居

和澄懷子訪金參奉南宮齋舍不遇之作

不識仙郎出虛教上客來玉樓初日映朱戸半天開

御氣將雲駐神光抱岳廻心違一惆悵境絶小徘徊入室凝清珮臨池想羽杯寒山轉迢遞極目思悠哉

奉送明谷相公寧越之行己卯

於戲 祔廟禮初成遂有台軒再出行天下那無二陵作夢中應見六臣迎越山萬古還生色蜀魄東風欲變聲爲報當時嚴義士也能先後奉霓旌

過南隣用少陵韻

無事山翁白疊巾巷南還有阮家貧閑來澗道雲相逐數過柴門犬亦馴日色橋頭初動水春風柳外欲吹人平生得意唯花鳥又作今年一度新

春望

化日暉初展青皐霽望分萬家殘臘雪雙闕謁春雲
幽谷鳴相應芳林氣已薰陽和動物色天地發爲文

夕步

新月含春意蒼茫翳薄陰山昏樵響盡逕斷雪流深
兒女中年事親朋獨夜心韶華感遲暮復入此園林

題李一源道峯紀遊詩卷

道峯峯巒欝相繚虎豹晝嗥叢桂幽采藥山中幾處
去讀書林下一冬留往來華岳雲通逕回顧楊州雪
入樓獨恠少年心膽勇緣流直上到源頭

四友堂用春字

曉開三逕接芳隣白首青山兩角巾手有持螯非俗士胸無滯芥是高人草心坡上先知暖禽語枝頭各說春萬古乾坤餘老眼年年看得物華新

感懷

幽懷暮天靜悵望撫庭柯花意春猶淺人情老更多故林初燕至寒食復鶯歌有友空相憶東風奈若何

寄金奉事

坐想君行意杳然一官孤絕海雲邊桑榆赤縣窻間日渤碣青來杖外天氷國春陰頻有雨漁村寒食不

生烟漢陽親友應相憶花發東門似去年

同李一源彝叔兄弟金若虛遊景福宮

落日西岑紫餘光散水濵花飛輦路晩苔上苑墻春禮樂昇平事池臺感慨人 聖朝追至治凶札近何頻

祖江舟上呈申侯

西遊亦得意醉臥使君舟椰外初麻浦雲端已沁州春天百花發落日大江流世將眞豪氣淩風嘯柁樓

曉發祖江

[illegible]侗候鳴雞潮生兩岸齊數星金浦北孤月祖江西

舟子初聞語沙禽不起棲連山逆歸棹霧裏坐相携

澄懷子枉過用杜詩韻以謝

遲日高齋寂繁陰綠滿墻留人山色近繫馬柳條長
身老親書蠹家貧食菜香知君有詞賦早晩獻明光

趙叅判挽

痛哭人間世公今又遽亡涉川方有待埋玉豈無傷
絕足元超景宏材卽豫章栢梁資結構天廐備騰驤
獻策通儒辯分符太守良術奚專管晏治欲軼龔黃
保障才須大綢繆績益彰來歌廉袴暖生薦狄祠香
未盡庖刀奏而難舞袖長素懷禆衮職高議動巖廊

出入兼經史縱橫見霸王溉根要食實張目在提綱
鼓輟雷門下河空海若傍經綸虧滿腹氷蘗苦充腸
孤憤緣邦蠹深憂屬歲荒秦輸初輓粟漢市復通商
地部階仍擢綸音復則將磧寒眠小幕𤄃黑坐危舫
應接終無咎艱虞實飽嘗關山旋玉節圻甸頌甘棠
陸贄封章切陳褱講務詳脩途有去轍短日不留光
宅乏容身地書殘遺子箱荊摧五枝盡萱老丸旬强
此世虧烏哺重泉續鴈行情應人共惻義獨我難忘
膠漆眞能合雲泥兩不妨傾囷先理窟推轂亦文場
力引搶榆起思抽韞櫝藏誦詩賢相座修稧拙翁堂

少別嫌征棹沉痾悶臥床賦歸黃鳥變書夢白駒忙
有淚隨諸客何言向二郎未徵仁必壽多惟善猶殃
落落傷吾輩悠悠恨彼蒼斷絃音已廢操筆誄空張
異日延陵劒平生北海觴舊憑today沒几虛掩雨吹廂
世路看蕭索神期付杳茫永嗟公叔季誰復問滄浪

奉寄潭州金使君

此夜秋聲生竹林江南太守正橫琴曲中應奏思歸
引月照巴陵江水深

漫吟

積雨少來客柴門何寂然古墻登濕蘚深柳隱鳴蟬

山入釣簾內雲移倚杖前新凉颯襟袖石竹對孤眠

酬權主簿直夜見懷之作

天地何廣大萬古亦寥廓同聲自相應有朋斯可樂
君子從薄宦良夜守瓊閣開軒引微凉暑氣澄碧落
華月映網戶清飆扇羅幕蕭條發孤興懷侶有新作
孤桐中律呂風雅意有托綿綿正始音吾道不寂寞
登門路猶阻執贄誠豈薄所愧鍾子耳無乃鼓琴錯

秋興

蒼山夜色靜柴門仰視中天北斗昏草際繁霜螢乍
照樹頭寒葉鵲交翻琴書歷落散千古几杖蕭條臥

一村的的秋花低向我問渠含笑欲何言

江都申經歷迎大夫人赴其任所余送至江上

別後有作

西湖別意杳烟波風動帆開奈若何立馬移時空悵望歸舟隔浦尚勞歌江中樹出鼇頭小天際山横燕尾多早晩板輿看入郡當時父老涕滂沱先相公曾莅是都

與巷東子金富賢宿

雪裏留君宿山齋松竹林鳥歸千嶂黒人語一燈深末路誰同調窮交只此心莫辭還往數空谷有鳴琴

劍水店夜雨庚辰

客心愁聽雨燈火耿茅茨獨自中宵臥悠然故國思
杏花春發好泉水曉鳴悲更念前途永陰晴未可期

野望

地入蒹葭內村居陂澤間財來唯白水橫處或青山
賦出諸州上田無寸土閑凶年侈玉食良俗故多頑

少憇沙里院

東風沙里院午飯野人家二月春猶冷荒村無杏花

龍灣

天涯漂泊一浮萍出塞歌悲未忍聽地勢已窮蘭子
島江流不斷統軍亭穹廬朔氣相連黑古戍烽烟直

上靑自笑書生頭似鶴壯心猶待勒班銘

謝李大來來訪用杜詩韻

淸凉一片地六月獨山家坐客靑林下迎風白帢斜

焦禽隱垂葉渴馬就流沙出谷應新月休言南郭賖

春興辛巳

山居春意動鳥雀已先知臥聽嚶鳴處東風生柳枝

寄舍弟景福宮直廬

憶昔昇平樂於戲不可忘遺珉最蕭瑟往事一蒼茫

花鳥春來愁池臺燹後荒吾將襆被去憑爾夢先王

寄亨甫

童穉相從到白紛閱來浮世幾悲欣秋庭落木蕭蕭下倚杖看雲忽憶君

與李一源集李子野書閣用山谷韻同賦

綠樹鞦韆掛短墻捲簾雛燕出雕樑塵趨有事他皆熱林臥無心子獨凉遠意山如高士立閑眠日敵少年長菜花鳥急當時景不謂哦詩復此堂余曽與子野大人妙軒公賦詩公有鳥急菜花落之句今日所見宛然舊時光景因而追憶不覺感愴

呈南隣

始轂洛文草身閑趣可知烟生溪上屋雀聚雨中枝

末路看棊累浮名覺忝炊隨緣有憂樂寫出即眞詩

其二

夜雨兼風甚朝來始得知侵籬生白水落地有青枝

舊客誰相問貧妻尚自炊獨憐山竹長隨意寫新詩

其三

此生元弱植猶幸倚親知枕外分溪色墻頭對檜枝

岳雲同夜臥隣火接朝炊却笑裘羊輩何曾有好詩

題自娛亭

茅亭爲太極圓體内含虛似學先天卦眞成特地居

遠山欹枕外幽草閉門餘愛爾逍遙處端宜樹大樽

七夕

七夕今年雨最多應知織女淚滂沱長河夜色沉烏鵲一院秋凉滿薜蘿岳北幽人還獨卧城南醉客不同歌山扉蟋蟀啾啾起白髮孤燈奈若何時李大來與諸子城南宴集余以病憊不赴故第六及之

秋晦夜

悲秋亦已盡此日意何長獨酌燈前酒寒花萬古香

送宋僉使赴甫乙下鎭

半生奇氣屈行間纔得邊符鬢已斑此是錦南乘障地依然女直隔江山黃花有戍蕃氓雜青海無烽戰

士閑君去壯圖何所試只應時出射鵰還

郭南 壬午

馬首東風起飛沙衝着人太原蕪半入火野水盡搓春

遊女采蘩早田翁叱犢新逢看江路細此去接西津

偶與

百年吾道此孤亭隨意東風不掩扃萬椰結烟春郭

暗一鳩呼雨曉山靑詩逢敵手方能作酒得衰顔豈

易醒却笑子雲徒自苦家人覆瓿用玄經

送春日和子野用少陵韻

東皇翠蓋紫烟衣此去還應隔歲歸佳節亦知春後

有勝遊終覺世間稀梨花雨重雨禁墜燕子風多不耐飛只願故人還往數評詩鬪酒兩無違

悼申子定

昔讀人今沒空還太史書身名一第未世業二孤餘眇福那盈眦遺芳獨照閭焦生泣白首猶憶舘賓初

次李白韻贈施普

今世憐君獨息機索居妻子任睽違青山自與幽人約白社還招舊客歸春後野花猶有色日高林鳥始知飛城中九陌無閑士一壑烟霞此可依

喜國美 高特彦 見訪用玉峰韻賦

小飯留歸客西樓眺晩晴苑中皆樹色風處忽蟬聲
靜臥山相對長懷水自行方知卜肆隱萬古一閑情

過趙正言拱北亭用大復韻

跨馬出門詩欲生倦鞭款側向南城水穿細路行初
盡山到高樓看更明草色滿庭濃宿雨樹陰當午悄
羣鶯風軒一臥無三伏可矣吾君少宦情

遣興

七月已寒露蕭條門栁疎有懷秋水外多病暮年餘
寂寞防身劍崢嶸拄腹書喧囂任兒女高臥聽欒車

詠史

望仙樓閣鬱嵬峨宮女三千簇綺羅遊騎醉中南國
小戰艎愁外北軍多泉枯廢井龍何去樹老荒庭烏
自歌笑殺六朝春一夢汴帆還復下烟波

曉行街上

萬象初如夢看看曙稍分繁霜全覆地缺月半窺雲
見或樓燈點爭先市語聞還嬾日昜出從此起塵紛

柳下集卷之十一